香港掌故叢書

老香港

大海微瀾 著寫
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31761 08040382 7
DS
796
H745W836
2007
c.1
CHKL

次文化堂・普及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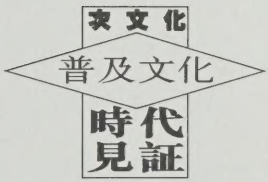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簡介

吳昊 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系系教授，一直是個電視工作者，平生最喜愛是電影，但又愛收藏舊文化遺物及研究香港史料。

著作有：《俗文化語言》（I）（II）、《香港老花鏡》、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、《都會摩登》、《香港電影類型論》、《亂世電影研究》、《香港風月史》、《老香港歲月留情》、《老香港爐峰述異》、《老香港太平山下》、《老香港天堂春夢》、《香港電視史話》（I）等。

次文化堂

次文化堂
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
見証

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
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
University of Toronto

https://archive.org/details/31761080403827

次文化普及文化叢書

普及文化系列之五十四

老香港・人海微瀾

吳　昊⊙著

次文化堂出版

RICHARD CHARLES LEE
CANADA HONG KONG LIBRARY
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
130 St. George Street
8th Floor
Toronto, Ontario Canada M5S 1A5

——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㊹

老香港•人海微瀾

作　　者：吳　昊
社　　長：彭志銘
出版顧問：黃世榮
執行編輯：李子翹
美術編輯：李家欣
封面設計：原秋白
出　　版：次文化有限公司
地　　址：九龍彌敦道612-618號
　　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
網　　址：http://www.subculture.com.hk
電　　話：27805625
印　　刷：次文化堂
總 經 銷：次文化堂
出版日期：2007年5月初版
書　　號：SCB286
I S B N：978-962-7420-25-5
定　　價：HK$50

©二〇〇七年　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，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、複印、轉載或其他用途。

＊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釘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《老香港》系列序言

在155年殖民地歲月，香港歷史慘被廢棄殆盡。

沒錯，「廢棄」，是最貼切的形容詞。通常殘舊的東西，被認為沒保留價值，就給廢棄在垃圾站裏，再由垃圾車運去填土或焚化。

我們的建築物住舊了，我們的報刊書籍看完了，我們的民俗傳統過氣了，殖民地政府毫不考慮保留下來，甚至蓄意廢棄於文化亂葬崗上，任由自生自滅，而我們香港人的文化身份也給丟掉得蕩然無存。在過去，香港的博物館發展得很慢，資料館更殘缺不全，而圖書館亦不容本土意識，簡直就是香港文化大浩劫。

香港歷史除遭廢棄之外，又被肆意的剝削，在一九八二年中英談判香港前途時，各方政客爭相以「歷史真貌」示人，大談甚麼香港空間與歷史錯誤，雖流於空泛，倒能引起短暫的「香港熱」和「香港學」潮。大學講師、碩士和博士輩也參加剝削行列，他們為了拿一點研究基金，或者為了增加知名度，或者投機取巧，聲稱要

搞香港史，著書立說，留芳萬世。但最令這批有識之士感到頹喪洩氣者，就是香港史料散佚十之八九，簡直入手無從。

「怎麼？研究香港史，竟要從原始資料收集開始，這太辛苦了！」

沒錯，懶惰的傢伙滿以為有大量書本或報刊等着他們去左拼右砌的，卻萬料不到資料奇缺，一切都要從頭發掘，事倍功微，於是研究計劃被迫擱置，三分鐘熱度減退，又或者勉為其難的做了交差(研究費用盡)，著作亦不驚世，唯有塞在一隅封塵。箇中教訓：研究香港史是欲速不達的，非窮一生精力不可。

而最諷刺的地方，香港史一直是由民間個人非學界者所致力進行資料搜集和研究，默默耕耘，不懼孤掌難鳴，還幹得有聲有色，著作等身，開啓港史掌故之堂奧，令後輩們汗顏。其表表者首推三人，就是吳灞陵、葉靈鳳和梁濤先生了。

吳灞陵在戰後(1945年)已開始搜集和整理香港史料，替《華僑日報》主編過好幾年香港掌故版，自己以多種筆名(如鰲洋客)在報章上撰寫掌故文字，首倡報章勾沉港史行動。吳灞陵更替《華僑日報》主編《香港年鑑》及一系列香港指南式生活及旅遊便覽，保留了大量的香港

社會資料。老先生在1970年代逝世，他搜集的書籍和史料都由後人捐給香港大學孔安道圖書館，造福後世。

與吳灞陵分庭抗禮的是葉靈鳳，他在1950年代，替《星島日報》主編過很多香港史專題，他本人是個藏書家，收集很多十九世紀外國人寫香港的書籍，對香港開埠史甚有研究，筆名很多，如葉林豐、霜崖等，早期著作《香港方物志》和《張保仔的傳說和真相》，相當精采。老先生在1970年代中逝世，他所收藏的書籍後來都捐贈給中文大學圖書館。他散見於各種報刊的史稿，雖經整理出版《香港的失落》、《香港的沉沒》、《香港滄桑錄》等書，在數量上只屬冰山一角，相信大部份已散佚，非常可惜。

繼吳、葉之後，就是梁濤了(筆名有魯金、魯言、夏歷等)，老先生專攻香港社會民情風土，三十年來上山下鄉實地考察，努力不懈，但凡香港賭博、廟宇、街道、俗話等，無所不通，所主編的兩大叢書《香港掌故》(廣角鏡出版社)和《古今香港系列》(三聯書店)，相信是近年被參考和引用得最多的港史書籍了。只是先生去得太突然，令我們痛失良師益友，其散見各報的史稿更需時需力整理出版。唉，將軍一去，大樹飄零。

「他們寫的都是掌故，不屬正統歷史！」學界諸君利

用完他們的資料，又會非議一番。

簡直迂腐得難以形容。

何解要褒歷史，卻貶掌故？根本毫無理據。掌故是歷史紀實故事，集中描寫人物和事件，把握其戲劇性，而歷史內容屬宏觀和全面性，側重典章文物制度政治興替等，但古代史官一視同仁，正如李善注引《漢書音義》：「掌故，太史官屬，主故事者也。」可見掌故和歷史是不分家的，皆由太史官搜集和整理，特別司馬遷一部《史記》既有典章文物制度，更有精采故事，高潮起伏，而且筆法奇佳，後世學者望塵莫及，因沒此包容胸襟也。

《老香港》系列秉承偉大傳統，堅持掌故與歷史不分家，從史實中發掘趣味，從故事中領略人間。謝謝捧場！

吳　昊

目　錄

《老香港》系列序言

電視憶舊 3

香江鴉片掌故 13

大會堂話舊 24

香江水荒 35

一毫幾仙的年代 45

招牌文化 55

粵劇開鑼 65

愛在炎夏的日子 75

復古熱潮 85

香江選美文化 94

香江商品記趣 104

淨生若夢 114

澳門七日情 124

老香港・人海微瀾

電視憶舊

電視之父

進入廿一世紀，全世界的超科技社會（包括香港），電視的魅力已經漸漸消失，收視率下降，部份原因是給錄影帶、鐳射、卡拉 OK 等奪去風采。

不過，電視也好，鐳射碟也好，卡拉 OK 也好，「公仔箱」的螢光幕依然不可少，甚至電腦系統都要有類似的螢光幕，所以說到最終，還是「萬法歸宗一電視」呢！

我認為有必要向電視發明者白爾德（J. L. Baird）致敬意。因此，電視懷舊就要由他開始說起。這白爾德是蘇格蘭人，在大學研究電機工程，他經常有個不平凡的幻想：想創造一種機器，把活動的影像，藉着電波（有線或無線），傳達到遙遠的地方去……

一九三四年他開始研究電視。他的實驗室設在一所極簡陋的小屋，最初實驗器材極簡單，他把馬達一具，安置在一隻破舊的茶葉箱上，利用一條腳踏車鏈，把一隻厚紙盤，緩緩地轉動。他再找一個餅乾罐，裏面裝上一盞放映燈，然後利用釘子木架和連接器等，把它湊成一起。整套儀器都是用

膠水、繩子和火漆連接起來的。

嘿，一九二六年，他的電波傳真奇跡果然實現了。一九二七年，他在倫敦與格拉斯哥之間相隔四百英哩距離，作傳真實驗，電視清晰可睹，試驗成功。一九二八年，作橫越大西洋的傳真，把倫敦景象，傳播到彼岸的紐約。在一幅三方寸的玻璃螢幕上，讓紐約客看到倫敦的動態，使整個世界為之震驚。

邱吉爾這樣表揚他：「在科學發明的領域內，恐怕沒有人能以這樣簡單的設備，為那麼多的人，創造那麼大的幸福！」

去涼茶鋪睇電視

電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美國發展起來的，而且發展神速，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美國平均每七個家庭就有一部電視了。不過，我們香港卻要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才有電視廣播，就是「麗的」有線電視了，比先進國家遲了很多，但卻又是英國屬地當中第一個有電視廣播的地區，亦有資格列為香港紀錄也。

當時麗的只播黑白畫面，每周只播二十八小時節目，安裝費二十五元，月費五十五元，而買一部黑白電視機就需要付出七百大元，加起來，這一筆費用相當厲害，因為普通文員月薪只得一百元呢！

雖然一般家庭是消費不起，但有錢人則視為時髦享受，所以只一年時間，電視用戶竟達六萬，亦算相當有成績了。

沒錯，「公仔箱」甚有迷人處，那些粵語長片及美國大電影，幾乎是電視台晚上黃金時間的重頭節目，對一般市民都甚有吸引力的，但沒錢買電視機怎辦？倒是那些涼茶鋪老闆想到的絕招，為招徠更多的生意，便在鋪頭內裝上一部有線電視機，向街坊宣傳：「如想睇電視，進來飲涼茶！」涼茶鋪老闆會在每日開鋪時，把當晚之電視節目預告，用粉筆寫在黑板上，有時還會預告明天呢！

於是街坊們看過預告，晚上吃完飯便來幫襯了，五仙喝一杯涼茶，但只可看半小時電視。唉，通常一齣電視片集要播映兩小時（連廣告計），如果要看完它，就要喝四杯涼茶，結果「散場」時滿肚子都是水！

第一本電視刊物

六十年代初期，「麗的」有線電視屬獨家經營，競爭全無，節目也不多，下午六時開台，夜間十一時收台，全日只播映五小時。

我手上有一本一九六六年一月份出版的《香港電視雙周刊》，是為香港第一本電視刊物，售價每本二毫，翻閱其節目表，就知道當時的電視情況了。下錄一月三日星期一的中文電視台節目：

六・〇〇　預告節目

六・〇二　卡通

六・一五　英語講座（劉家傑先生擔任）

六・四五　棋藝研究（李志海先生擔任）

七・〇〇　世界新聞

七・一五　夜總會風光

七・四五　迷離境界

八・一五　小夫妻

八・四五　插花藝術

九・一五　粵語長片《傻俠勸王》(主演：任劍輝、羅豔卿)

一一・〇〇　最後新聞及天氣報告

一一・〇五　閉幕曲

其中有配音片集《迷離境界》，亦有自製劇集《小夫妻》，但當晚的重頭戲卻是粵語長片（同一時段亦會播映西片及國語片），跟着就是最後新聞，然後全日播映完畢。

直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，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」（簡稱ＴＶＢ）啟播，因為是無線電視，而且免費收看，無疑是對有線電視的挑戰也。

「廣播道」荒山野嶺

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九日，無線電視面世。這一年是壞極了的，香港發生騷動，到處都是炸彈，夜間又宵禁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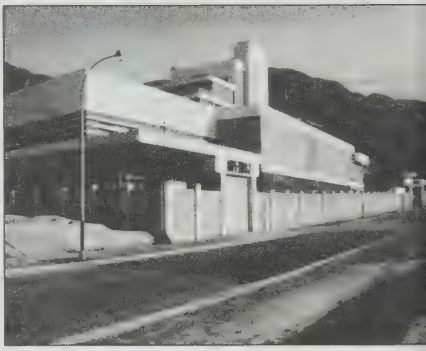
「沒事，夜晚不要出街！」

於是，很多市民寧願花點錢買個電視機回家，收看無線電視，一家大細無需要外出，便可以整晚有娛樂了，這種時勢造就了無線電視——開台已有擁躉，故此到了一九六九年，其播映時間擴展到每周播放一百六十小時的節目了。

無線開台第一日的中文台節目：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，現場直播澳門大賽車；下午四時，播映開幕禮實況；五

時半，播映海外各地祝賀電視台開播之短片；六時，趙綺霞表演鋼琴；六時半，體育節目；七時半，新聞報告：八時，《鼠縱隊》配音片集；八時半，國語片《楊貴妃》；十時，《太平山趣劇》；十時半，最後新聞；十一時，重播賽車。

看這個節目表，亦頗多有趣現象，例如還未有《歡樂今宵》，例如體育節目播映一小時（後來還在黃金時間播映摔角節目），例如配音片集仍然係重要節目，而重頭戲不是大電影也。



唉！找到一張無線電視開台的照片，看着有點無限欷歔，照片中的建築物已經拆卸，已改建住宅樓宇，再看看電視台對面，不見任何樓宇，只是一大片荒地。沒錯，其時之廣播道只屬山頭野嶺，並無高樓大廈，荒地上有人搭起鐵皮屋設立大眾經濟食堂，活像武俠片的荒野茶寮，我們就美其名為「青龍頭」了。真是往事如煙！

學「超人」飛天

「超人來了！」

七十年代初，香港兩家電視台都播映超人片集，如《幪

面超人》、《鐵甲萬能俠》、《閃電超人》等，是麗的電視的皇牌節目，收視率高踞首位。小孩子們簡直看到着魔着迷，一有空就學這些超人跳來跳去，幻想着自己飛上天，然後在半空中變形打擊敵人！

於是學校的操場、屋宇的樓梯和天台，都成為那些「小超人」的競技場了，心智迷亂之間，悲劇也就發生……

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六日，在九龍城道一幢七層樓宇的天台，四歲半的阿榮和兩歲半的黑仔在對打時，一聲「超人來了！」同時飛身下樓。嘿，從七樓天台墮下，簡直粉身碎骨呀！

黑仔墮樓當場斃命，但阿榮卻幸運逃過死神，立刻被送進醫院，發現只受了輕傷，留醫十日後出院。

此事發生，立刻轟動全港，因這之前已發生同樣慘劇，一個住在美孚新邨的男童，戴着超人面具，大叫一聲「幪面超人」，飛身躍下，母親見狀已不及阻止，白白喪失了一條小生命。如今悲劇重演，當然震驚。

當記者訪問榮仔的街坊，他們都說：「日本超人片集害死我們下一代！」

香港教師學會批評：「超人片集宣揚暴力、殘忍、怪

誕，間接摧毀我們的教育功能。」

於是，兩台都遭遇到社會壓力，考慮停播或調離黃金時段，風波沒多久也平息了。可見，其時電視對小孩子的影響力是多麼的大！

電視輻射

「電視輻射可以致癌！」

七十年代是電視的黃金時代，公仔箱遍佈全球，甚至很落後的國家，只要有電力供應，那地方就會豎立起天線了。

那時一些科學家向人類警告：「電視機散發輻射，對人體有害，會破壞視力，看電視最好要離開電視機六尺以外……」

嘩，輻射，聞者怕怕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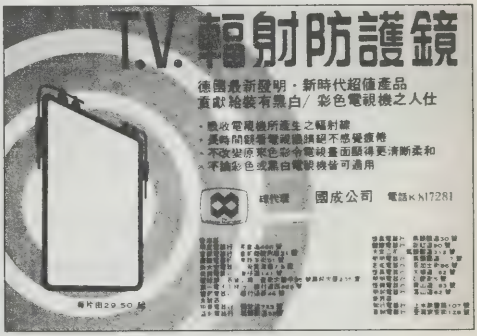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七五年八月香港發生「電視致癌」風波，轟動社會。話說七三年聖誕，某電器代理商買了部彩色電視機回家，他兩歲的小兒子整天對着螢光幕，甚至經常伸手撫摸螢光幕上的影像。七五年八月，他壯健的兒子突然發高燒，驗出有血癌，一星期後就喪生了。

「我兒子是死於電視輻射！」電器商向香港大學醫學院求教。但港大的教授認為，血癌的成因很多，不能證實是否死於彩色電視機的輻射。

當時報章都刊登此事。而港府的「輻射小組委員會」的代表答覆查詢時指出：「電視機採用高壓系統操作，可漏出的放射線，當人體接受了超量成份後，就會對人體產生危險性。」

嘿，睇電視有危險，怎辦？

救星來了，當時商人就推出一種產品，叫「TV 輻射防護鏡」，只要買一塊回家，扣在電視螢幕之前，可防輻射云云。且看廣告介紹其功能：「吸收電視機所產生之輻射線，長時間觀看電視，眼睛絕不感覺疲倦……」



這塊防護鏡最小的賣二十九元五角，是否真的有效，不得而知，但記得當時家家戶戶的電視機都架上一塊呢！

藝員訓練班

電視藝員訓練班，「無線」早在一九七一年開辦，造就了很多影視界的阿哥阿姐。

那個年代負責訓練班的監督是鍾景輝，訓練期為一年之久，然後簽約做藝員。導師陣容有：毛妹女士教授西洋舞

蹈、鍾浩教授中國古典舞、秦燕教授時代曲、葉惠康教授聲樂、陳文輝教授化妝、胡章釗教授司儀及節目主持；戲劇方面，則由馮鳳謌、陳有後和鍾景輝負責。

何解需要搞藝員訓練班？鍾景輝解釋：「我們的電視劇嚴重缺乏十來歲至二十來歲的年輕藝員，有時迫得以較年長的藝員扮演這些年輕的角色。雖然我們曾在外間搜求，可是有水準的年輕演員不多，而且他們也無法經常為無線演出。因此，我們決定自己訓練新人。」

但早在那個年代，無線已面臨人才外流，很多藝員訓練班畢業的同學都不簽約，而向外面發展。

鍾景輝在接受訪問時說：「以無線電視第一、第二期訓練班為例，兩屆合共是六十六人。可是，目前留在無線發展的，僅有四十餘人。至於其餘那一十多個，有些拍電影去了，有些演話劇去了，有些則繼續學業。因此六十六人當中，無線只保留了四十多人，等於全部人數的六成左右……」（原載七四年六月六日出版《香港電視》）

現在回顧第三期藝員訓練班，更是大樹飄零，只有周潤發、鄧英敏、盧海鵬和吳孟達闖出名堂，其他的都是星海浮沉，不知所終呢！

香江鴉片掌故

吸鴉片——吸煙續篇

「鴉片」，舊時中國人愛稱為「大煙」，之所以這樣叫法，顯然是把它與一般的煙草分別開來。

未講鴉片，先談煙草。

原來中國人吸煙由來已久，早在明朝神宗年間（一五七三至一六二零年），西班牙殖民者已在菲律賓的呂宋種植煙草，後來由華僑引進中國，名叫「淡巴菰」（音譯自西班牙語Tabaco）。傳入未幾，已廣為接受，大量種植，到明萬曆年間，連二尺童子都吸煙了，非常瘋狂。

到清初，中國不論男女老幼都人手一煙，其時吸煙要靠煙斗，把煙絲塞進斗中吸吮，風味無窮，當時中國人製煙的最大特色，是把各類香料加入煙草之中，務求吸煙有更佳之感觀情趣，亦這樣竟連罌粟（鴉片）亦混於煙草中吸食（晚明民間已懂這樣做）。

據西方學者伯福德・盧化（Berthod Laufer）在他的著作《煙草及其應用於亞洲》指出：「研究吸煙與吸鴉片之互相關係，會得出一個有趣問題……中國早在十八世紀初，吸

鴉片冒起，是為吸煙之續篇。」盧化認為荷蘭人最早將鴉片混於煙草中吸食，此種吸煙方法傳到臺灣，再由臺灣傳到中國內陸。吸鴉片乃「吸煙之續篇」，意味着由吸煙而起——抽鴉片只是吸煙之插曲或延續。

就這樣，中國人漸漸沉迷鴉片，於是英國東印度洋公司在印度大量生產，設分行於澳門，把大批鴉片運上廣州，從此中國人沉淪毒海也。

奉旨禁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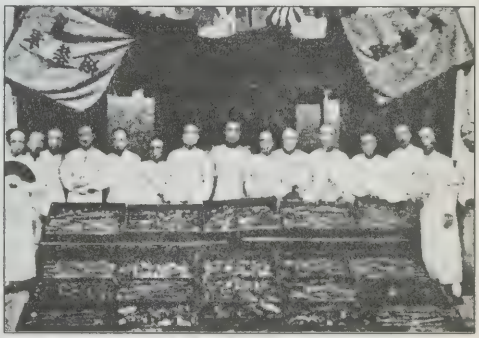
鴉片來華，早在元明之世，乃南洋諸蕃貢品之一。據《大明會典》，爪哇和暹羅兩國，「有進皇帝烏香二百斤，進皇后一百斤」。

所謂「烏香」，就是鴉片了，帝后們是首批癮君子了，例如《啟禎野乘》載：「神宗萬曆十八年，不視朝，為中烏香毒。」

其時鴉片亦流入民間，是作為藥用的，很多醫書及本草書籍都收錄，認為食之能安神止痛，多眠忘憂，但吃得多，則精神日耗，甚至會死亡。

對於鴉片，初時清政府設海關抽稅，列入藥材項下，每百斤抽稅三兩銀，後來到了嘉慶年間，政府禁民間抽鴉片，但已禁無可禁，食者遍滿天下。上到達官貴人，下至農夫走卒，家家戶戶吞雲吐霧，時人愛稱鴉片為「黑米」，癮君子稱為「黑籍中人」，都認為黑米緊要過白米。

鴉片轉口進入中國，是以澳門為集散地，因香港還是荒島一個。洋商為了逃稅，雇用亡命之徒駕駛快速的「飛剪船」走私煙土。而且全副武裝，船堅炮利，一遇清兵剿捕，大戰爆發。


「奉旨禁煙」旗幟下之禁煙運動

其時的知識分子都鼓吹政府全面禁煙，援救民族，後來林則徐奉旨禁煙，澳門華人紛紛回應，當時就有知識分子擺起檔口，打正「奉旨禁煙」旗號，向民間呼籲交出鴉片。可惜，這個光景很短暫，「鴉片戰爭」爆發，結果大好神州因鴉片而沉淪！

公煙處處

鴉片，英文Opium ，源自希臘文Opion ，指的是罌粟。傳入中國別名多多，例如「烏香」、「烏煙」、「洋藥

膏」、「福壽膏」、「大土」、「阿芙蓉」等。

特別鴉片戰爭之後，香港開埠，政府販賣公煙，到處設有「公煙店」。煙店門前掛有白燈籠一個做標記，使癮君子們遠遠可見，立刻飛過去購買，以解弔癮之苦。

在公煙處處的年代裏，吸鴉片者已被稱為「道友」，但沒人會感到不快活的。因為大家都視之為樂趣，可以橫牀直竹，吐霧吞雲，吸足兩口大煙，飲杯濃茶，食些生果，小睡一刻，何其優閒享受也。

其時之清朝官吏，百分之九十都是吸鴉片的，辦公亦不上辦公廳，只睡在煙榻上一邊吸，一邊辦事。而有錢人家，例必設有煙局，預備招呼人客的。大商行如想生意談得有結果，亦非設煙局不可。妓院和酒樓也一樣，甚至伶人的紅船亦不可少，因大老倌八九皆愛吸鴉片，認為可增加表演靈感及提神云云。民間也有煙館之設，勞苦大眾只要花很少的錢便吸到二手鴉片了。

唉！「東亞病夫」的名稱就這樣來，民族志氣全都喪在一枝煙槍上了。時人有《詠煙槍》律詩：「物本區區尺許長，喚他何以作為槍？殺人利出鋼刀上，伴鬼親隨繡枕旁……英雄因此半生傷……」真慘！

鴉片文壇

十九世紀中國人愛吸鴉片，而英國很多知識分子也一樣愛吸鴉片，此事則鮮有人談及。

當時英國文化界，是浪漫主義鼎盛的時代，文人和思想家們為了增加靈感，不惜借重煙酒甚至鴉片的刺激，結果淪為癮君子。

著名的散文家狄昆斯（Thomas Dequincey），不但瘋狂吸鴉片，還歌頌吸鴉片的樂趣。他撰寫的《一個英國鴉片吸食者的自白書》（*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— Eater*），被列入十九世紀英國文學的散文傑作之一。他在書中說：「鴉片能使人產生豐富的想像力，能創造人間的天堂！」

英國人服食鴉片的方法，大多數是直接吞服，很少借助煙槍和煙燈等工具。狄昆斯每天要服八十滴煙膏，非常誇張。他在牛津大學讀書期間，就已服食鴉片，每逢考試必大量服用，有一次考翻譯，他吸食過量鴉片，考試成績特別超卓，連主考的教授也大感詫異。但是次日，發生了副作用，全身無力，癱瘓在家，以致無法應付當天的口試，結果無法畢業。

著有名作《古舟詠》的詩人柯里列治，八歲時在曠野的濕地上睡過，以致得了風濕，醫生用鴉片替他治病，結果他

吸鴉片，成為有錢人設局招待朋友的玩意。

成了癮君子。近代偵探小說家柯林斯（著有《白衣婦人》、《月亮石》）也是癮君子。浪漫派的三大詩人：拜倫、雪萊、濟慈，鴉片煙癮頗大；甚至大文豪史葛脫和狄更斯也經常食鴉片。

女詩人白朗寧夫人，在少女時代接受醫生建議而服食鴉片，她的文壇敵人皆說，她的詩所以馳名世界，乃依靠毒品刺激而產生也。

煙槍與煙局

「東亞病夫上戰場打仗，身懷兩枝槍！」舊時洋人譏笑清兵。

沒錯，清兵身上的兩枝槍，其中有一枝就是煙槍，不打輸才怪也。

至於吸鴉片的煙槍，結構非常獨特，一枝尺多長的竹筒，近末端裝上一個煙鍋，就這樣便可吞雲吐霧。究竟是誰人發明的？

據清末筆記《俟徵錄》，收有一段關於煙槍的掌故，記錄了煙槍乃由粵東一位女尼所發明的。女尼原為富室遺孀，青年守寡，抑鬱成疾，患上癱瘓症。一位十三行的買辦是她的親戚，贈以洋人手杖（是中空的「竹油棍」）、花露水瓶和鴉片煙膏。一日，她誤將竹油棍的手杖插入花露水瓶中不能

拔出，唯有揮杖擊碎瓶子，杖端便穿了一個孔，感到得物無所用，偶然把煙膏塗在孔上，點火吸之，其香逾恆，於是日日吸之，病亦霍然而癒，消息傳開，人人效之，煙槍就這樣發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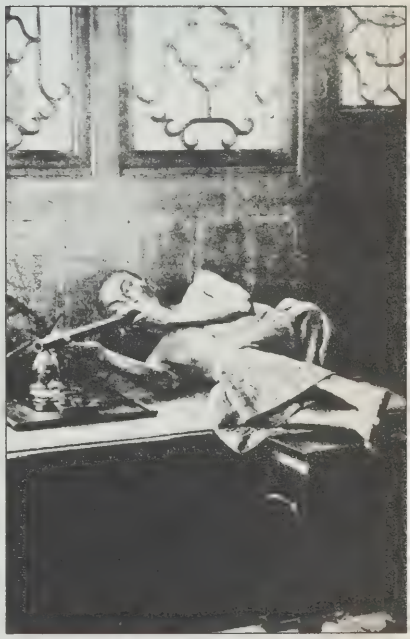
煙具

煙槍發明後，跟着就有煙燈、煙鍋、煙缸、煙簽、通條、挖頭、過籠等等各種煙具，隨後又用銀製的日字形煙盤，擺在鴉片煙牀中央，名為「煙局」。而抽鴉片者，睡在橫牀，還要枕着瓦枕，因為軟枕對吸煙不宜，必須枕石灣製

的瓦枕或江西的瓷枕。

說到煙局，達官貴人非常講究，名貴煙槍最少有十條八條，有長有短，有粗有幼，煙鍋亦有大有小，有圓有扁，癮君子對之，如撚古玩也。

正斗



「嘩，好正斗呀！」

香港俗話，但凡「靚嘢」，不論人類還是貨物，一律通稱「正斗」也。

然則「正斗」之「斗」是指甚麼？

就是鴉片煙槍的「煙斗」。原來在吸鴉片的時代，那些富貴人家二世祖等最怕死，明知吸得多會上癮，毒癮變深可奪命，於是就四出找尋靚煙槍，因為他們相信質料優良的煙槍可以減除鴉片帶來的不良效果（例如引起便秘或頭痛等），所以有必要求得好槍——此之謂「正斗」了。

據說最名貴者就是一種「五音斗」，乃工匠之精心巧技

所設計，吸起來竟有「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」五種音，娓娓動聽，好似吹簫般。所以，廣東人又叫吸食鴉片做「吹鴉片」，就是這原因了。

於是，製煙槍之人便投其所好，盡量巧立名目，務求取悅有錢之煙客，例如「雙溪斗」，斗中有「漁、樵、耕、讀」四幅凸畫，十分精緻；又例如「七彩潭元記斗」，用金、銀、瑪瑙、玉石等粉末造成，故七彩繽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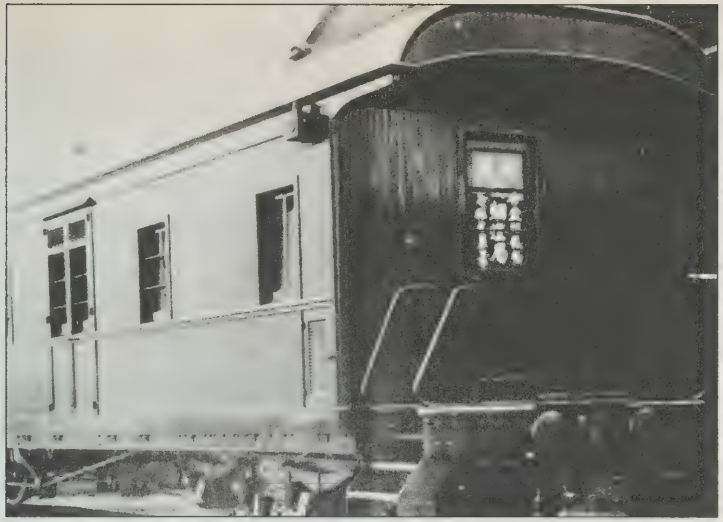
最取巧者，莫過於「香娘斗」，由一位香娘（俗稱「拜神婆」)用元寶灰製成，當然要大佛寺那些大香爐的灰為佳，方可製得「正斗」，因元寶灰可耐熱，而且吉利。於是，「香娘斗」大行其道。

傳說後來香娘之子中了狀元，為免有辱娘親，以重金購回香娘斗，把它們打碎，目的當然是積回點陰德吧！

人比黃花瘦

一八四六年，香港已成鴉片總站，港督戴維斯說：「英國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把鴉片作為合法貿易，所以不能在港內禁止吸食鴉片……而且殖民地正是需財孔亟……」

因此，戴維斯就把鴉片列入「奢侈稅」貨品，公開招標，於是鴉片排山倒海的來。一八六四年，進口二千萬両，四十年後的一九零四年，倍增至三千七百萬両，非常誇張。



連廣九鐵路的火車也有鴉片賣

一九一四年，政府決定介入鴉片煙業務，列為專賣，禁止私營和偷運，設鴉片煙製造廠於摩利臣山道與大道中交界，由官員督辦，此之謂「公煙」也。

其時，港督遍設公煙分銷處，門面簡單之極，由一排木板密封，完全掩蔽屋內情形，只開着小窗一個，中午十二時開業，售完即止，因為供不應求，經常大排長龍。還有，廣九火車乃重要交通網，每班火車都有一卡專賣鴉片，以便搭客購買回鄉，車卡上書「內進公煙燈局」，就是賣公煙之所。

唉，吸鴉片，早午晚三次，此乃最基本，勉強夠癮，抽不夠就會沒精打彩，手軟腳軟，口水鼻涕，成個病夫模樣。

時人作了一首《煙槍銘》：

「酒之餘，飯之後。桂之馨、蘭之臭。榻上一點燈如豆。短笛無腔信口吹，可憐人比黃花瘦。」

最傳神的一句，「可憐人比黃花瘦」，此乃公煙時代的寫照也。

大會堂話舊

第一個大會堂

「廿一世紀香港遍地文化！」

沒錯，君不見港九新界遍設甚麼大會堂、文娛中心、博物館、文化館、科學館等，已非往日之文化沙漠，但追尋往事，曾幾何時，竟連唯一的一個代表香港文化的大會堂都生存不了，此乃何等的諷刺也。

所以，好值得回顧一下。最古老的第一間香港大會堂，建成於一八六七年，其位置即今之中國銀行大廈和匯豐銀行總行，當初政府並沒有出過一毫子建築，而是由本港市民捐款合建的，只是該地皮乃由政府供給。

建築大會堂的動議，早在一八六一年提出，當時社會人士曾假座香港俱樂部開會討論，組織委員會籌備此事，一八六

三年完成建築計劃，並在次年召開居民大會，討論籌款方法。

大會堂的建築來歷，實在有點不平凡，建築費全部為七萬一千六百元。最初是招股辦理的，每股一百元，一共只募得二百一十六股，共計二萬一千六百元，連一半建築費都籌不到，於是便由鉅商渣甸氏拿出五萬元來資助。這樣，大會堂才有機會建築起來。

建築開始於一八六五年，由維多利亞女王批地給市民端靈、麥當奴、黎利三人（皆屬英國人），並許可三人繳交地價五元，再每年繳納地稅一元，當然是象徵式之地價也。

這個建築物的開用，依照規例，是不能夠拿來幹賺錢勾當的，而股東們的股本一經拿出來亦無利息支付，股本也不能退回。

一八六七年大會堂落成，由愛丁堡公爵主持揭幕。

博物館官司

「去市民大會堂遊玩咯！」

香港最早的大會堂是稱為「市民大會堂」的，可能因為建築費用全來自民間吧。

一八六三年大會堂的草案計劃，包括五部份：一、公眾會堂；二、商會會所；三、圖書館；四、永久性戲院；五、餐廳。

後來「大會堂委員會」主席賈士域力主在會堂中增設博物館，到建成之後，華人對收集洋書的圖書館、奏洋樂和演洋戲的劇院皆不感興趣，但最喜愛的是博物館，時人甚至將「市民大會堂」改稱為「香港博物院」。

舊大會堂內博物館的展覽陳列

主席賈士域似乎是個種族隔離主義者，他訂下的規例相當不近人情：

本博物院任人遊玩，凡衣服鮮潔斯文者均可到遊。茲將時間列左：（一）凡中國男人遊玩，除禮拜天外，每日自上午十點鐘開始，至下午一點鐘止。（二）凡外國人遊玩，每日自下午兩點鐘起，至黃昏日入而止。（三）凡中國婦稚遊玩者，准於禮拜六上午十點鐘起，至下午一點鐘止。（四）無論何國人，凡有體面者，隨時可到遊，但須問准司理人方可。（五）每逢星期日閉門謝客。

條例一出，市民譁然，認為歧視婦孺，更鼓吹種族分離，抬舉官紳名流，非常豈有此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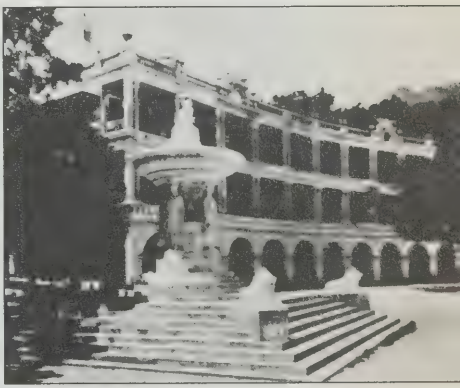
在輿論壓力迫使之下，港督軒尼斯要求賈士域廢除入場規定，但賈士域認為大會堂乃民間組織所有，政府無權干涉，更以閉館威脅，官司竟打至祖家倫敦，最後軒尼斯勝訴，博物館的不合理規例始告廢除。

船頭官衙門

「船頭官衙門變了市民大會堂！」

香港第一間大會堂的地皮，本來是殘破不堪的海事處（時人稱為「船頭官衙門」），當年的德輔道尚未填海，更遑論今日干諾道之存在，因此改建後的大會堂，一面對着皇后大道，另一面則是濱海的。今日的立法局建築（前身是高等法院）及太子大廈等當時皆不存在。

大會堂面向皇后大道的一面，有一座華美的噴水池很能吸引市民，乃英國一間洋行的董事約翰丹所贈。水池設計很美，由幾座裸體石像托着池身，四周另有石獅子圍繞，泉水飛濺，風景明媚。可惜後來連年鬧水荒，池水乾涸，非常污穢，竟淪為遊民懶漢的露宿地，大煞風景，故當一九三二年大會堂拆卸，這座噴水池的命運也跟着完了。



至於大會堂裏面的劇院，可以說是香港首個上演話劇和演奏音樂的劇場，是由業餘的劇社「皇家戲院」主持，於大會堂正式成立（一八六七年）的十一月三日舉行第一次公演。

在這以前，本港唯一的西洋劇場，附設在旅港葡籍僑民

所組織的總會內，這總會的舊址是在當年依利近街與禧利街之間，乃本港未有大會堂之前唯一的公共集會場所。

至於公眾圖書館，大家都叫它做「藏書樓」，在大會堂設立後兩年的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日才正式開放，除星期日和公眾假期休息外，每天由上午九點鐘到下午五點鐘，藏書六千冊，還有歷年香港政府公報及英文報刊，但借閱的差不多清一色洋人也。

拆卸大會堂

「收回大會堂地皮！」

一九三二年，香港的第一間大會堂竟敲響了喪鐘。

大會堂拆後，改建為滙豐銀行

大會堂成立之後，香港政府每年只補助大會堂經費一千二百元，其他則由市民負擔，久而久之，官民都感吃力……

據劉國英著《香港百年》（一九四一年出版）：「七八年前，上海（匯豐）銀行港行，擬建築一所宏偉之行址，環顧銀行區內，甚少有適合地點，而大會堂為最宜。

值該堂建築計一九二九年時已滿六十年，然例過六十年之建築物，必須拆卸重建；此時大會堂，政府無力負擔，居民亦不易擎舉，乃決以讓於上海銀行……」

拆卸的原因講得很清楚，政府無法支持，市民無法支持，而其時法例規定六十年樓齡建築物就要重建。於是，一九三二年政府制定《收回大會堂條例》，認為樓齡太高，再使用下去就會發生危險，宣佈收回地皮，旋即將一部份地皮以約六百萬元賣給匯豐銀行，戰後又把其餘地皮賣給中國銀行，當時《南華早報》載：「中國銀行會在最短時間，向港府送達最後的建築新銀行大廈計劃，這一銀行大廈，就是在匯豐銀行側舊日大會堂的地址……這塊地皮共一萬四千八百九十方尺，是中國銀行拿三百七十四萬五千港元投買到手的。」

於是，從此以後，就由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瓜分了大會堂，而香港再無一個文化集匯中心，直到三十年後才再出現新的大會堂。

文化凋零

「大會堂拆卸，圖書館藏書如何處理？」

一九三二年，香港首間大會堂難逃夷平命運，但那些圖書何去何從？

這圖書館號稱藏書二萬卷，但絕大多數為英文書籍，中文書只得數百本，所以借書者大多數為西人。

「這香港唯一的市民圖書館不能沒有！」當時西報輿論紛紛說。

大會堂拆卸後，大部份地皮賣給匯豐銀行，但尚餘小部份地皮未售，當局便在該處興建一個臨時圖書室，繼續供市民閱覽書報之用，一直維持到一九四一年。

圖書室的藏書，本以摩理遜博士（早年來華傳教）遺贈的藏書為中心，逐年添置，其中頗有早年的初版善本書及關於中國問題的稀覯書，並有若干冊乃當年維多利亞女王所御賜，附有御筆簽名。大會堂拆卸時，藏書有小部份送給各公立中學及香港大學；而大部份收藏在臨時圖書室裏。

可惜，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於日軍手上，圖書室遭到破壞，那些如今看來非常珍貴的書，已十亡八九了。據說，曾經有一部份給人偷了出來變賣，淪落摩囉街云云。

總之，捱到香港重光之日，圖書室只餘頹垣敗瓦，政府就將那一片空地售給中國銀行。從此，香港處於文化集匯的真空期，一切化整為零，民間結集、娛樂活動等，分別由戲院承擔，而圖書館和文化展覽等則由其他社團另覓場地辦理。香港文化就這樣凋零了幾十年！

重建的爭議

「港督上任，假座娛樂戲院宣誓就職！」

歷任港督來港都是在大會堂宣誓就職的，但自從一九三二年大會堂拆卸，連港督宣誓的場地都成問題。

其時中環新建成的娛樂戲院是相當美侖美奐的，戲院是仿照英國皇家歌劇院設計，舞台前面有樂隊演奏席，二樓還設有貴賓廂座，因此當時很多官方集會也在娛樂戲院舉行。連帶好幾位港督，在上任時也是假座娛樂戲院舉行宣誓就職典禮呢！一九五零年，香港經歷太平洋戰爭及大陸解放，經濟社會都不安定，但重建大會堂的問題卻由社會人士重申其重要性。

社團方面，最早是「中英學會」提出重建大會堂，其時之《士蔑西報》在七月四日的社論提出疑問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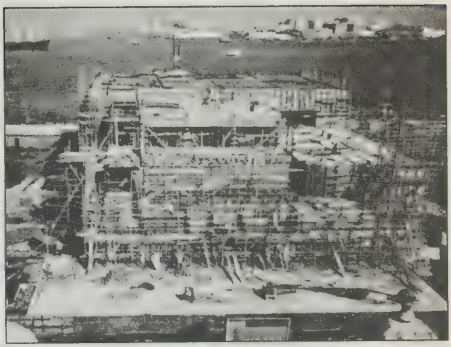
「居民對大會堂重建是否反應冷淡，本報願意撥出大量篇幅倡導及歡迎輿論發表，亦希望其他報紙回應……」

「香港華人革新協會」亦曾多次投函全港報章，呼籲社會人士關心大會堂重建事項：

「所謂民眾冷淡，果有其因，香港戰後之西人工商及職業團體，無時不在困難掙扎中，以維持微少之希望，恢復國際貿易，他們似已忘記彼等之責任，忽略其對公民之真正意義，苟非中英學會之提示，彼等將貿然不覺大會堂之重要，

六十年代初的中環，圖下方的地盤，便是施工中的新大會堂地址。

為今日所亟需者……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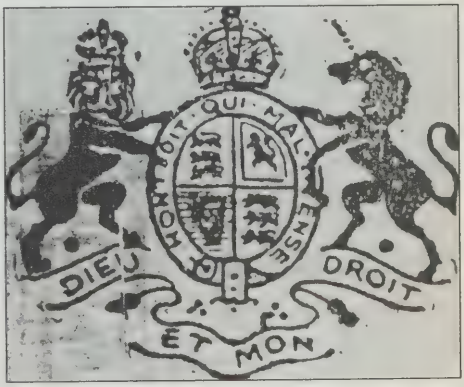
面對各界輿論，香港政府終答應在中區填海覓地興建大會堂，但填海工程，遙遙無期，社會人士簡直望穿秋水，一直到了一九六二年，大會堂才重現人間！

金馬成精

「金馬成精，非常恐怖！」

關於香港第一個大會堂，還有聳人聽聞的怪談留傳下來。

大會堂的古典式建築，屋頂正中三角形破風之中，有一個銅鑄的英國皇室徽章，上有一獅一獨角獸對立，而此獨角獸亦即「金馬成精」的主角了。



據傳說，該馬因鑄造逼真，年久竟能通靈，出而作祟人間。初時，附近居民，每於午

夜便聽聞馬嘶之聲，感到非常討厭……

某夜，有個打更佬在街上巡行時，突見一龐然巨獸，自皇后大道中奔出海濱，所過之處，如挾風雨，有奔騰不可遏止之勢。打更佬追去看個究竟，但見乃高頭大馬一匹，正在海濱喝水，一見打更佬來，即回頭而逸，返至大會堂門前，瞬失所蹤。打更佬立刻拍大會堂之門，問管事有否養馬，答曰：「沒有。」

打更佬倍覺奇怪，次夜埋伏於大會堂外，靜靜等待，未幾聽見嘶嘶之聲，蹄聲得得，這獨角獸出現了，牠飲水而回，全身金色，輝煌奪目，兩眼如巨鑽，光芒射人，至大會堂前，竟踏登堂頂而沒。打更佬睹狀，嚇得冷汗直標：「金馬成精呀！」

新大會堂外牆的金馬銅像

其時民智未開，異說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人人自危。於是便出動天師捉妖，找來道士作法，以桃木劍剔其蹄，以符籙封馬眼，作法喃喃，自此不再作怪云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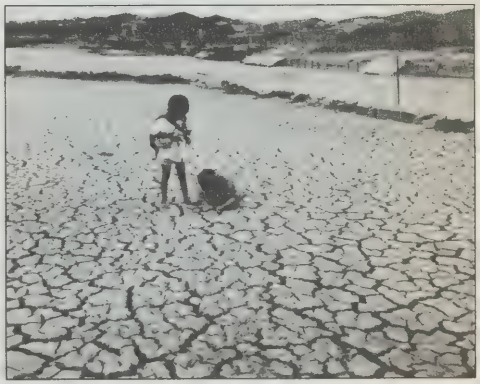
甚至在一九四一年出版，劉國英主編的《香港百年》亦記載着此事，題目為「大會堂金馬成精，午夜為祟飲海濱」。

香江水荒

水荒慘情

香港與制水結下不解緣，開埠未幾便面臨水荒，雖然興建水塘計劃在一八六三年開始，但人口永遠增長迅速，供水永遠落後。

心驚膽跳說水荒，你可知道香港最早的那一年，慘成一個甚麼樣子？



一九零二年實在最慘，水荒、霍亂、鼠疫一齊發生。當年五月初，天燥無雨，烈日高掛，香港的三個水塘（薄扶林，一八六三年興建；大潭，一八九五年；黃泥涌，一八九九年）全部乾枯。政府將供水時間縮為每天一小時，不用說這一小時對許多居民來說，等於全日制水。嘿，市面衞生壞極了，霍亂發生，鼠疫也來，香港變成死市。

政府為解決水荒，便從中國大陸用船裝水來港，注入海

旁的儲水箱裏，居民便攜着桶，排隊輪水，經常因爭水而在碼頭大打出手，真係天災人禍也！

幸好五月底大雨連綿而至，水塘滿瀉，於是才解決了水荒問題。

另外一次嚴重的水荒，發生於一九二九年六月，政府要在海旁築起用磚頭和銅鐵造的儲水箱，而火車的車卡也改裝成水車，從大埔裝水運來市區，主要水源是澳門附近的西江，用大批船隻從那裏裝水運來香港，後來一些大洋船也從大陸沿岸裝水接濟香港了。

水務局限制每天供水一百萬加侖，而照當時人口計算，每人每天只得六加侖水用。英國皇家空軍派飛機在天上試驗人造雨，亦不得一滴雨水。

結果直捱到七月底，天公開始下雨，那年的水荒才慢慢得到解決呢！

樓下閂水喉！

香港政府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積極解決水荒問題，一九三一年，香港仔的兩個水塘啟用，一九三六年城門河的銀禧水塘落成，乃其時最大規模者，使香港水塘貯水量增加了一倍……

「好囉，香港水荒從此解決。」港人大發美夢。

跟着日軍侵略香港，他們看準香港的致命弱點，首先攻

佔水塘，打入九龍先攻銀禧水塘，九龍失守。日軍在北角登陸，立刻攻佔黃泥涌水塘及大潭水塘。沒錯，水源受到控制，家家無食水供應，人心大亂，這彈丸之地自然不攻自破也。所以，香港淪陷史插曲：制水。

好了，香港重光，人口亦劇增，被寄以厚望的銀禧水塘亦無濟於事，而四九年中國解放，人潮蜂擁抵港，水荒頻頻發生，而密切期待的大欖涌水塘建築工程尚未開始，每屆乾旱炎夏，制水必然……

節水運動宣傳畫

「樓下門水喉呀！」到處都是這種叫聲，編織成都市交響曲。

因為在供水時，水壓薄弱，住二樓者開水喉勉強可得涓滴，而三四樓住客開水喉只得聞「嗚嗚」長鳴，食水無法抵達，唯有推開窗大叫：「樓下門水喉！」

木屋居民更慘，他們挑着火水罐往街喉輪水，輪得兩桶，又要飛步回家，因為如果行動迅速，可以把握時間趕及龍尾再輪一次也。

其時成年人大多數都要打工，所以負責輪水的多是孩子們，而街童當仁不讓，一邊輪水，一邊在街喉下面沖涼！

農夫叫苦連天

每屆水荒，瓜農菜農便叫苦連天。

沒錯，長期天旱，農地失收，導致農村破產，所以新界農業每況愈下。

最慘的是，久旱之後，突然斷續的灑下幾滴雨，到喉唔到肺，瓜蔓藤苗，發霉萎謝，連種絕掉，損失極大。照理，久旱逢甘露，降雨之後，田土得到潤澤，農產品應有欣欣向榮之象才是，何以效果相反呢？

據新界老農的講法：「久旱逢甘霖，本是可喜，弊處乃在久旱之後，驟然降落一兩小時雨水，便即刻收雨，回復驕陽似火，而且，斷斷續續地隔日落了兩三場大雨，便不再落，這就造成瓜蔓枯死的原因了……譬如燒紅了一隻鐵鑊，倘若你以小量水份灑下去，水點一觸鑊底，嗤的化為水蒸氣，這鑊容易損壞的，若倒滿一盆水落鑊中，那就可無事，蓋田土乾燥已久，瓜蔓亦欠缺水份，這時瓜蔓已經長成纏繞到棚架上去了。下這麼一兩場雨，瓜蔓的根都吸收了過量的水份，末端卻仍然枯燥，因此，根部乃發生霉爛，影響瓜藤萎謝了。」

所以，乾旱時節不落雨，瓜菜還有得救（只要改善灌溉），但間中落幾滴雨卻是致命傷。唉，在水荒時節，就算有蔬菜上市，都沒有足夠食水洗滌乾淨，特別噴過殺蟲劑的瓜菜，購買回家，發現缺乏用水，只好一淋便算，結果吃下去之後，身體不適，尤其包辦伙食的商人，沒好好的洗菜，中毒事件頻生。

新界農夫無法忍受連年水荒，被迫紛紛移民去南美洲發展，此乃五、六十年代之普遍現象也！

慳水皇后

「競選慳水英雄、慳水皇后，獎金五百大元！」

你聽過沒有？「慳水英雄」和「慳水皇后」，這是一九六三年的獨有產品。

如果你年紀上四十歲而不善忘的話，戰後香港很多年都制水，一九六三年卻鬧得最兇，五月中旬開始實施每四日供水四小時，簡直變成人間大慘事，街頭到處輪水，有婦孺因輪不到水憤而自殺，亦有男人因爭水而釀成血案，更有人患了霍亂、食物中毒……

嘩，處此愁雲慘霧的大氣壓下，社會團體認為有責任要重整倫理關係，提倡互助精神，於是各區街坊都會費盡心思搞些活動，一來回應節約用水，二來透過節約過程發揚互助

互愛精神。還有，港九所有街坊會聯合舉辦「節約用水最佳辦法」徵文比賽，而且獎品也很不錯，計有東南亞來回機票、名廠金錶、電風扇、洗衣機等，為配合徵文，更請出社會名流作其慳水演講。

最有趣者，跑鵝區街坊會派出義工巡迴宣傳，選舉「慳水英雄」與「慳水皇后」，坊會門前架起慳水運動的宣傳花牌，並懸有一對「守望相助」、「親仁善鄰」的對聯。

選舉方法簡單，如果每人每日用水不超過三加侖，他就有資格入選了，義工在供水之日逐家抄下水錶度數，再用該層樓人數除讀數，就知道平均每人用多少加侖水了，頭獎五百元、二獎三百、三獎一百，另設獎狀及錦標。

求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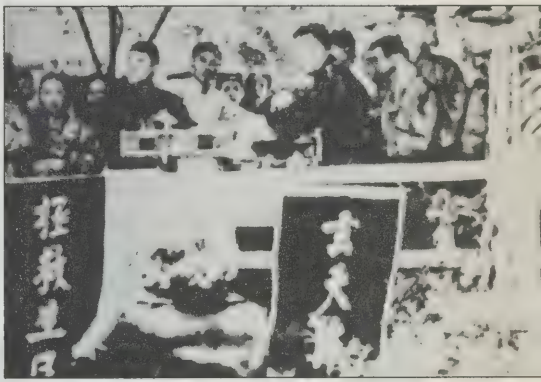
全港各界宗教人士，總動員求雨。

一九六三年香港奇旱，每四日供水四小時，慘到極。人

人望天打卦：「落雨呀，天公，請你落雨呀！」

唉，整個五月驕陽似火，天上沒下一滴雨，於是香港各大宗教一致總動員求雨，包括有天主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回教以及印度教等，全部參加祈雨誦經，誠求上天降雨，以普澤蒼生，情形至為虔誠而隆重。

五月二十日，全港道教聯合設壇祈雨七天，焚燒萬人簽名黃紙，上奏天庭，而且舉行水陸超幽放生，但七天過後，天公仍未降雨。五月二十六日，佛教人士雲集跑馬地，舉行祈雨法會三晝夜，歡迎善男信女參加，但禁攜帶葷腥物品入場，在酷熱之下誦經，汗流浹背，但上蒼似乎無動於衷……



唉，怎生是好呀？

「新界華山坳有塊興雲降雨石，一於去拜石頭囉！」

六月二日，華山坳的村婦三百餘人，開始以最古老的七晝連宵方式在「興雲降雨石」下求雨，她們拜石時是不下山的，由男丁擔抬食物上山供應。嘿，向石頭拜了一小時，新界區上空突然烏雲四合、天昏地暗，平地裏刮起一陣狂風，雨開始下降，為勢急驟，青山、元朗、錦田、上水、大埔等

地都浴在傾盆大雨之中，歷時四十五分鐘。

「興雲降雨石果然靈驗！」信不信由你。

制水也瘋狂

一九六三年香港奇旱，各行業損失，估計達億元之鉅。

受影響的行業計有漂染、雪糕、皮草、生雪、飲料、製磚、釀酒、毛紡、織布、針織、涼果、膠鞋及糖薑等十三個行業，加上新界的農業，全部損失慘重。

整個社會陷進瘋狂狀態：時常爭水打架，有人因缺水自殺，有人賣水桶發達，有人因水荒破產，有人偷水……

嘿，在水塘偷水，非常無良，偷來的水賣給酒樓茶室，牟取厚利，輿論呼籲：「水務當局理應通知警方人員在各處水塘嚴密巡視，務求一日二十四小時之內均有人看見……」

嘩，二十四小時守着水塘，非常誇張也。

每屆周末及假期，很多居民竟然往澳門沖涼，其時雖然

澳門也制水，但沒香港鬧得那麼兇，酒店有自來水供應，開完房之後首要就是沖個靚涼。於是，澳門空前熱鬧，大小酒店均告客滿，時人還有戲言曰：「彼埠賭場特備靚棍，保證大家洗得乾乾淨淨！」

一到供水那天，水務局的電話就響個不停，投訴四面八方的湧來：「喂，冇水供應呀……喂……水力不足呀！」認真頭痛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西環新邨沒水供應，千多人圍着管理處吵鬧，而樓上居民又吶喊呼應，群情洶湧，管理處報警，防暴隊殺至，而警方亦請水務局特別供水，居民一見有水，當然散去，不致釀成暴動，但已一額冷汗也！

買水

「買水？大吉利是！」

一九六三年嚴重水荒，竟有商人想出賣水生意，自台灣運來一批罐頭水，重五加侖，由白塑膠罐裝着，每罐售十一元。粵俗「買水」乃一種殯葬儀式，港人亦忌，如今要緊關頭，甚麼也不顧忌了，一於掏腰包買水可也。

進入六月，政府積極解決水荒，設計了兩個方案：其一，用火車卡運水，但深圳水庫存水量有限，並非長久之計；其二，用船隻駛進珠江，汲取那裏的河水，該處水源無限。

結果採用了第二個方法，先派遣一些較小規模的船隻投石問路。船隻把未經過濾的水運返香港，然後在荃灣防波堤之處，將水抽至岸上，經由水管，輸至青山道上之濾水廠……

「到來取水，並不收費！」粵省當局甚為慷慨。

港府覺得可行，決意租用十艘運油輪不停運水。打一下算盤：如以三個月為期，租用十艘油輪，需款項一千六百萬元之鉅，估計十艘船每日可運水一千五百萬加侖。

而心水清之人計一輪數，指出：「約計運水一千加侖，費用為十二元，而目前一千加侖水，收水費一元，比較之下食水已漲至十二倍，這與買水又有何分別呀！」

運水船「金文泰」號

不過，為解決水荒，只有買水為上策，而當年政府亦向市民作出承諾：「雖然買水價昂，但絕對不加水費！」

這總算是德政吧。

一毫幾仙的年代

五仙叉燒飯

「鹽又加、柴又加、乜都加……」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香港，一個仙大過天。這一個仙用途很廣，可買東西如下：報紙一份，或梳打餅乾四塊，或果汁糖八粒，或椰子糖四粒，或白糖糕一件，或油炸粽一件，或蛋筒雪糕一個，或租公仔書四本，或毽一個，或紙鳶一隻，或習字簿一本，或擦紙膠一枚，或字格四張……嘩，這一個仙很偉大！

嘿，有錢上高樓，冇錢地下踎。打工仔為解決午飯那餐，吃得愈便宜愈好，當然不敢幫襯中環的茶樓，唯有走去全港唯一「食街」——士丹利街附近。睇真一下大牌檔所列出之價錢牌：叉燒飯、牛腩麵，五仙一碗；雞鵝飯最貴，每碗一毫，兼送清湯一碗（名為「吉水」）；而雲吞麵和及第粥則分為大中小碗，小的三個

仙，中的五仙，大的七仙：白粥、芝麻糊、綠豆沙、紅豆沙都是每碗一個仙。

試想一下，五仙吃碗叉燒飯搞掂一餐，又真係幾過癮也。

那時的「為食街」還有兩間飯店，而且設有樓座的，也供應小菜，例如菜薳牛肉、豉汁排骨、炒墨魚、紅燒魚頭、南乳豬手，每款一毫，而生魚片連湯卻是最貴的了，賣到兩毫半子。

但非必要還是不出外吃飯，去街市買三個仙牛肉、兩個仙菜心，炒起來一大碟，足夠一家幾口吃也。

一毫幾仙年代

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生活水平是怎樣的？

手上的資料少之又少。偶然覓得當年保良局的《徵信錄》，解決了問題。

所謂《徵信錄》，是保良局當年向各界募捐經費結算及支出的一份年報，登記了當年的收支實況，好有參考價值也。

局中的「司事」（相等於大經理），月薪三十六元；女教師，月薪二十元；管事（相等於主任）月薪二十五元；後生，月薪四元五角；女傭，亦是四元五角；雜工，月薪七

元。由此得見，一般中層打工仔的入息都是十多元，而超過二十元者，已屬高薪人士階層了。

你一定嘩然：「吓，擺幾塊錢人工，如何過活呀？」

《徵信錄》還有記載，一百斤米售價約六元六角至七元，一百斤柴約七角一仙。

嘿，一個後生的入息，買不起一百斤米。還有，對於一家四口來說，這一百斤米只可以維持一個月或多一點。唉，身為低薪者唯有慳慳地吃了，他們在米粒裏混雜些番薯芋頭（甚至木薯）煮來吃，可以拖到兩個月或更久，剩下的錢，可以額外買點餸菜了。

普通人家的餸菜錢，二元已經算豐富了，但很多時鹹魚青菜，白飯一碗，也就心滿意足，與如今港人之講飲講食，食到非常刁鑽華美，相去甚遠也。

其時只要帶五毫子上大酒家，來個「大雞三味」，夠一家人吃頓晚飯呢！

別矣，一毫幾仙的年代。

吃殘餚的歲月

四九年解放，大量的內地人湧來香港，導致人口暴增，房屋短缺，甚至連吃都成問題。

話說中環荷里活道與鴨巴甸街對下的一條「美輪街」，

在當時竟成為窮人的吃飯天堂，好值得一記也。

該一帶乃車仔佬及咕喱之集中地，這些人無穩定之入息，可以講係「餐搵餐食餐餐清」，故吃得便宜乃最重要，其時一個斗零可吃得油炸鬼白粥作早餐，但有餸有菜之便飯卻不便宜，索價幾毫子起碼，令到貧苦大眾難以負擔。

美輪街就有幾名投機的外省佬，他們眉精眼企，靈機一觸，紛紛聯絡上環一帶的酒樓菜館之廚房人員，商議賺錢妙計，每日由廚工將飯頭飯尾，執拾起來有一大桶，廉價售予外江佬。

買回來後立刻分門別類，把餸尾與飯尾分開，再煮一個明火清湯，放入幾個雞頭雞屁股之類，煲得滾熱辣，帶到街頭擺賣。售賣方法乃採取大鑊飯方式，白飯任吃，但餸菜則分上下等，皆以大油鑊爆得香味四溢，引起大眾食慾。肉多者，為菜尾之上等，而雞頭鴨尾則為下等，上等殘餚賣兩毫一碟，下等只賣毫半，此外還有湯水免費贈飲。

如是者，抵食夾大件，苦力之輩自然趨之若鶩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到美輪街吃飯者經常大排長龍，人群雲集，一人一缽，安坐在樓梯底大吃特吃，吃飽之後，袒腹躺在街上陽光底下，亦自得其樂也。

漸漸地，這美輪街供過於求，愈來愈多人到那裏吃飯，到達五毫子一餐時，便再無人問津了。

窮人的酒家

「大牌檔」(有時也寫作「大排檔」),窮人的酒家。

所謂「大牌」,是指檔攤的牌照,它有別於其他街邊小販牌照,因為其牌照上是規定所佔的面積特別大,故總稱為「大牌」,而一般小販的就是「小牌」了。

在戰前,香港已有大牌檔的存在,而且是牽涉到政府的一項政策。原來是這樣的,香港的公務人員向來享有長俸制度,但當其身故之後,他的長俸亦同告終結,使其家人的生計頓成問題。港府遂批准其家人可向有關當局申請領牌以經營大牌檔,售賣食物,藉以維持生計。戰後重光,港府所簽發的大牌檔牌照愈來愈多,很多殉職公務人員的家屬都賴此維生……

大牌檔集結,最古老者,當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荷里活道文武廟前面那片空地了,跟着就是士丹利街與加咸街一帶的橫巷,號稱「為食街」,最啱打工仔午飯需要。此地食檔密密麻麻,霸住了整條橫街,顧客不分男女,不分階級,見位就坐下,叫一碗雞飯或叉鵝飯,免費「吉水」(清湯)奉上,匆匆送入肚裏,

日漸消失的大牌檔

跟着離去，旁邊站着的人立即補上。

五十年代初，香港的大牌檔及街邊無牌食肆進入全盛時期，這是中國解放大時代衝擊下之小插曲。其時香港人口在兩年間暴增了百多萬，那些流浪客經常身無分文，倦了瞓街，餓了到大牌檔找食，一二毫子吃飽了肚，養足氣力出外尋找新希望……

相信其時的大牌檔養活了很多亂世謀生的人！

炒濃黃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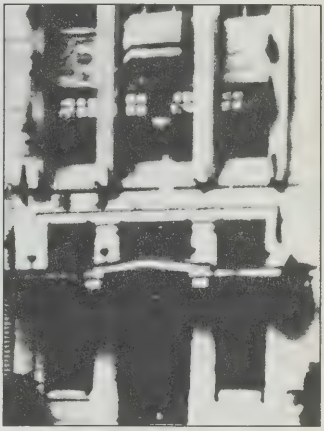
「世界亂，買金旁身！」

舊時香港人很興買黃金（例如金條和金幣），因為二、三十年代中國兵荒馬亂，通貨膨脹，唯獨黃金最可保值，所以人人買黃金旁身。

以往買金多數幫襯金鋪。特別那些打住家工的女傭及一般婦孺輩，她們找相熟的金鋪，買了金但不帶走，存放金鋪裏收息——年息以金二厘計，雖然息口微，但總好過放在屋內冒被竊風險。金鋪亦利用這些「存金」去多買黃金，充實資本，金飾多了，更能吸引顧客，生意更佳。不過，通常這種「存金」式買賣，金鋪是不公開的，只做一些熟客生意！

不過，香港很早已有一個黃金買賣市場，供非婦孺輩的人士進行投機活動，透過看準時機一買一賣從中獲利，俗稱

「炒金」。遠於清末期間，炒金幣（英美為主）之風已開始，但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，很多國家管制金幣出入口，於是金銀市場便流行買空賣空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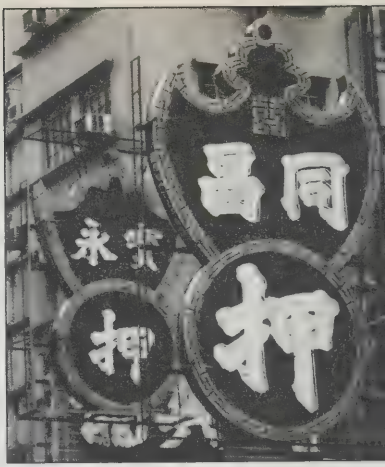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五年，位於中環孖沙街的「香港金銀業貿易場」落成，「炒金中心」頗具規模，使到炒金開始成為投資風氣了。

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間，香港黃金市場掀起投機狂潮，由每両二五九元升至三七二元。尤其一九四九年國內解放，大量上海投機家南來，金價由四八年的三七二元一直炒炒炒炒……炒到四九年六五零元高峰，非常瘋狂，結果金市突然暴跌至二五零元，嘿，大批炒家（好多係上海佬）損失慘重，不少金號、銀號也受到拖累而至關門，是為香港首次投機市場大災難也。

舉獅觀圖

「唔窮唔當被！」

舊時每屆夏天來臨換季之際，窮人家便拿棉被去典當，舉起那沉重的一團東西，時人戲言為「舉獅」，當鋪佬檢查一輪，大筆一揮，在當票之上鬼畫符，交給典當者，他拿了像



圖畫般的票據看得莫名其妙，就被譏為「觀圖」。沒錯，「舉獅觀圖」，即係幫襯當鋪咁解。

戰後香港窮困，四九年難民湧現，社會更加不景，港九當鋪多達一百六十間，生意奇佳，當時行內人語「三年一個開」，即是說如果今年投資十萬元開業，後年收入不但歸本還賺多十萬，在當時來說，這門生意甚佳也。

唉，一到天氣熱的時候，許多「家無隔宿糧」的人，都會把冷天的衣服被氈等拿去當了以濟急。也有許多人，因為住的是「白鴿籠」，熱天缺乏多餘的地方和箱櫃安置那些笨重的棉被等，只好送進當鋪裏暫時寄存，到天冷時再把它贖出來。

還有，每逢跑馬日，港九各當鋪的生意也特別興旺，賭仔紛紛把金飾、手錶、鋼筆典當。有些西裝友穿得身光頸靚，進入當鋪，立刻除呔剝衫押之，過幾天有錢，再來贖出。所以，當鋪佬譏笑這種人：「衣冠楚楚，兩袋空空！」

其時當物利息由二分起，甚麼鑽石、鋼筆、衣物等全部二分息，但當棉被利息最高，竟高達三分，因為「唔窮唔當被」，怕斷當要靠賣夜冷回本，更嫌它堵塞儲物空間，所以加重利息趕客也。

香港有「五荒」

一九六三年，香港出現「五荒」。

因為自四九年國內解放，大量國人南遷，人口暴增，整個五十年代，香港社會仍然無法消化此現象，而人口不斷繁殖，增加太速（未有家庭計劃推行，一家八口等閒之事），後遺症在六十年代初全都暴露出來。六三年十一月十八日《真報》的社會專題《五荒困擾着香港》，該文劈頭就說：「政府頭痛，市民心傷，人口增加太速，一切建設都無法追得及，最難解決的屋荒、水荒、學校荒、墳場荒、醫院荒，都是香港的嚴重問題……」

嘿，「五荒」，其時的生活何其苦也！

「屋荒」，六二年「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」公開登記廉租屋申請人士時，前往登記的居民代表超過十萬單位，他們不惜在寒風虎虎下露宿街頭，在渣華新邨和蘇屋新邨曠地輪候登記。嘩，十萬人聯街排隊申請住廉屋，其悲壯之場面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。

「水荒」，六三年最慘烈，每四天供水四小時，搞到社會不景，百物蕭條，新界農村破產，鄉民紛紛遷徙。

「學校荒」，公立津貼及私立學校全都不夠，其時失學兒童數以十萬計算。

「醫院荒」，其時口頭禪：「做窮人千祁唔好病！」因為

街頭輪水

公立醫院甚少，私家醫院又甚貴，連帶診所經常大排長龍（時人戲言為「病龍」）。

「墳場荒」，千祁唔好死住，因為「鬼滿之患」，而政府亦無加強火葬之宣傳呢！

招牌文化

破招牌

中環的一家老刀店

「揸把柴刀，破你招牌！」

商店必有招牌，就像人之有面子。招牌不僅是店名，也是店譽所攸關。舊時商家最講價真貨實，就算小號專賣盲公餅，也一樣會天下馳名，相反，大寶號專搵老襯，童叟皆欺，就算資本雄厚，遲早都要執笠也。

所以其時商家最慣講一句：「試過如果流嘢，不妨揸定柴刀，破我招牌！」

舊時的招牌不需要太大，不像如今幾層樓之高，小杉木細細個懸於鋪頭門口上面，或靠邊掛在建築物一旁，黑色底襯金色字，傳統叫「金漆招牌」便是。招牌雖小，只要有信譽，口碑載道，自有顧客光臨也。

既然金漆招牌屬細細個，顧客如發現遭欺詐，就能輕而易舉的拆下來，拿一把柴刀劈將起來，俗話就叫做 「破招牌」、「拆招牌」 了，只要半夜守在電視機前看粵語殘片，

不難看到此等場面也。

傳統招牌毫不賣弄花巧的，唯獨中秋大節，舊時的酒樓茶室最為重視，因為如果月餅暢銷，一年生意便超額，所以，每屆農曆七月之末，便把招牌綑上紅綢帶，兩旁掛起走馬燈籠、八角燈籠等，琳琅滿目，五光十色。

中環的「第一樓」最早在招牌旁邊架起木偶戲台，人物機動，燈光閃耀，吸引大量路人觀望，是年月餅賣個盤滿缽滿，後來其他的酒樓餅家都是在月餅招牌上下工夫，就算沒有機動木偶戲台，也去義仗館租用兩個綢衣公仔點綴門面呢！

招牌文化

「不怕生壞命，最怕改錯名。」

舊時店鋪招牌的改名是相當嚴格的，名字亦有一定的規律，例如書畫店都愛用「齋」和「軒」來命名，藥店或醫局多以「堂」來定名等。

香港的舊招牌名字都源自中國傳統的，特別酒樓食肆的招牌，好風雅飄逸，大概酒家與名士風流結下不解緣吧。

例如「杏花村」，源出杜牧名句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。

例如「又一村」，來自陸游詩句「山重水復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

例如「天香樓」，出自宋詩的「桂子月中落，天香雲外飄」。

現在還往詩句去找招牌，一定被譏為老土了。今之招牌文化，很多時寧俗不雅，只取用簡單數目字定名，請看看那些「一新」、「二友」、「三益」、「四五六」、「五福」、「六如」、「七海」、「八達」、「九記」、「十全」、「百利」、「千葉」、「萬年」等，由一數到萬都有呢！

有些招牌是承繼典型廣東話精神的，如「認真盞」、「單眼佬」、「地茂館」、「阿二靚湯」、「頭啖湯」之類。

有時又會非常無厘頭，例如尖沙咀有些賣山寨貨色衣物的店子，招牌寫着「士多爽」或「士鐸鋪」等，看得人莫名其妙，卻原來它們音譯自英文 Stock Shop ——其意指一些店子專賣倉底貨也。

香港之夜

「香港是美麗的，尤其在夜間。山上，半山間點點的燈光，市區內霓虹管放射的五色光芒，海上艦船小舟閃耀的燈光，好像天上的星宿，顆暗顆明的，閃閃爍爍，確是一幅美麗的圖畫，真的，夜的香港，已經獲得不少人讚美，詩人們

也曾經為之咏哦……」（黎晉偉主編《香港百年史》其中一篇文章《香港之夜》的首段）。

沒錯，霓虹光管招牌，令到香港之夜更加迷人。

在一些粵語殘片，你可以看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霓虹光管招牌是一明一暗的閃閃爍爍（俗稱「會眨光」），又或者招牌的霓虹光會走動的，燈色打圓變形，走上走落的（現在澳門市面還可見到），大概是受其時之國際級大都會之影響也。

不過，這種忽明忽暗、閃閃生輝的霓虹光管，閃得人眼花撩亂，不利駕車人士，尤其香港彈丸之地，招牌密集，霓虹光管不停眨動，很易引起意外，所以在五十年代末期，香港政府立例禁止商戶使用活動光管招牌。於是，東方之珠頓時失色，而禁令施行之初，相信很多人不習慣市容，認為不夠五光十色呢！

除耀眼外，光管招牌還有另類危險，就是會走電，引起火警，例如一九七七年八月廿九日晚上，灣仔百樂門酒樓的一場大火，造成百多人傷亡，事後據消防事務處的調查，是由於該處的霓虹光管招牌太雜亂，因此增加救火困難。

繁榮都市外衣

「門口要高，招牌要大」，今之做生意觀念最講門面工夫。

沒錯，繁榮都市的外衣，是招牌。只要夜間站在碼頭海邊，但見港九兩岸大廈的霓虹光管廣告很大很大，遠遠都可以看見，東方之珠沒了這些，立刻失色之極。

香港的霓虹光管招牌雖然很大，但與世界級相比，則還相差一段距離。世界紀錄級的廣告招牌，早於一九二五年在巴黎的艾菲爾鐵塔上豎起。此招牌是用多種顏色光的霓虹燈嵌成字母，全部共用電燈泡二十五萬個，電線總長達九十公里，招牌由鐵塔的第二層起，直至塔頂，高度二百四十二公尺，招牌寫上 Citroen 公司的名字，遠在四十公里外的人亦能清楚可見，該廣告招牌懸掛了十一年，直至一九三六年才

拆卸下來。

還有，東京的霓虹光管招牌之多，名列世界前茅。據統計，東京市內的霓虹光管及活動光管招牌，共有六萬多個，大大小小不一而足，最大的是各企業公司，次之是商場，跟着是中小型的酒樓及各娛樂場所，即使是舞廳或脫衣舞院，也換上活動光管招牌，每夜所耗之電費，竟超過六百萬日圓。

香港的招牌其實是不少的，只要你在舊尖沙咀區走一趟，很多街道上空都是招牌林立，差點掩蓋了天，而且最畸形現象，商戶搬遷或執笠，竟留下招牌不拆，一走了之，簡直破壞環境生態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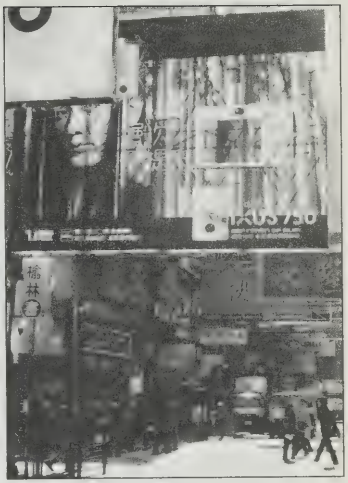
愛恨香港招牌

「鬧市招牌愈掛愈低，竟無專責部門管制。」一九八二年九月某報章港聞版如是說。

嘿，繁榮的背後有着很多瘡疤。

據當時市政事務署發言人稱：「原則上是規定在行人路上的招牌最少離地八呎。街道上的懸空招牌最少離地十九呎（目前巴士的高度為十七呎），若在電車路上的招牌，因要避開架空電線，就應該離地廿三呎，至於招牌伸出外牆，不多於十四呎，及招牌間距離最少為八呎……」

如果嚴格執行以上規矩，則起碼有一半招牌犯例，君不見油麻地區行人道上那些小型招牌層層疊疊，竟低至連高佬也會碰頭，非常危險。一九八零年一宗意外，一輛巴士晚間行經灣仔時突然失事，撞向路旁的商店招牌及「騎樓底」，結果車頂被掀去一半，釀成十三人受傷，可見招牌林立，對行人及行車的安全都有威脅也。



還有，招牌可以「非法僭建」的，特別那些色情招牌當然未經申請便掛上去了。招牌又可以「棄置」的，例如店鋪執笠或遷址，舊招牌往往留在原位，日久失修，受風雨侵蝕，搖搖欲墜。招牌密佈是妨礙救火的，例如一九八九年深水埗一幢住宅大廈發生火警，救火車的雲梯給招牌阻擋，消防員幾經艱難才可滅火！

愛恨香港招牌……

整個八十年代香港人就與招牌糾纏，「拆拆拆……」議員們叫囂。

歲晚「省招牌」

「金漆招牌，請大家珍惜！」

沒錯，金漆招牌值得懷舊，從前鋪頭有兩個招牌或更多的，掛在門外那個叫做「路邊招牌」，作用當然讓路人認識而有所幫襯；但鎮鋪招牌則在帳房門上，通常是長方形，較為細小，用金箔貼在商號的名字上，底色是黑漆，通稱「金漆招牌」，代表着鋪頭的精神。鋪內鋪外兩個招牌，層次分明。

舊時每屆歲晚必有特別儀式：「省招牌」和「簪花掛紅」。

掛在門外的路邊招牌，由司理親自監督職員把它除下來，用碌柚葉水洗擦清潔，廣東話愛將「洗」講成「省」，故曰：「省招牌」。

但最隆重其事者，則屬帳房上面那個「金漆招牌」了，是需要簪花掛紅的。首先司理派人去紙紮鋪買「大紅」回來，所謂「大紅」，就是用紅紗布摺結而成的紅色大花球，兩邊還拖着長條紅紗布。跟着，把招牌清潔，然後把大紅花球

掛上去。而大紅又分兩種，有一種是兩個花球的，恰可掛在招牌上方兩角，也有一種只具一個花球，掛在招牌正中，至於長條紅紗布則垂在左右兩邊。每一年歲晚都要隆重地為招牌簪花掛紅的，直至廿一世紀的今天，香港依然有些老商號這樣做的。

看起來，這似乎是迷信，但這個儀式是富有意義的，希望全體職員上上下下珍惜商行的商譽，不要做出損害金漆招牌的事！

招牌的時代性

招牌，在人類文化發展中，由來已久。

只要有商業行為，就有招牌的出現，而中國的招牌歷史，可以遠溯至先秦時代舉旌當市的制度。當時的市中心建有市樓，樓上立旗令市，以便大眾曉得市集買賣交易的開始，所以這市樓又叫做「旗亭」，而所舉的旌旗可算是最早的招牌了。後來，唐宋朝的酒席和酒簾都是打起旗幟的，顯明地以旗作招牌……。

中國傳統的招牌分為兩類：一是直接

把商店的名稱性質寫在上面，例如甚麼「茶莊」、「中秋月餅」之類，嚴格說，這是正式的「招牌」；另一是模仿商品的形狀或以某一物作為突出的象徵，表示所販賣的物品或商店的性質，叫作「幌子」，例如成衣店，鋪頭掛出的幌子就造成衣服形狀，或者錢莊，幌子就是一柄用銅錢穿着的劍了。

南方社會愛用招牌，北方社會愛用幌子。其實幌子形象鮮明，就算不識字，也可分辨出店子是賣甚麼的，歐洲亦很流行，而現今香港仍然有着幌子，例如專喝咖啡的店子，門前吊着個大咖啡壺，當然還有那些舊式當鋪，懸着一隻倒轉的蝙蝠，口裏咬着個金錢。

招牌名字是有着時代性的，例如推翻滿清創立民國，招牌紛紛改作「新中國」、「新時代」等，到日軍侵華時，招牌多叫做「愛國」、「振華」、「前進」等，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更誇張，招牌全是紅色的，名字就叫「東方紅」、「朝陽」、「向前」等了。

粵劇開鑼

六國大封相

「粵劇開鑼，六國大封相！」

上世紀初香港普羅大眾都愛看大戲（粵劇的俗稱），只有少數的知識分子才會去影畫院看電影的。

粵劇的主流源自佛山，極盛於廣州，清中葉太平天國之亂，佛山伶人李文茂率領伶人起義，清政府禁演粵劇而淪於中衰，後來太平天國亂後，著名狀師劉華東上稟一狀，清廷遂解禁粵劇，大戲藝人從此又可搵食，紅船來到澳門、香港，無遠弗屆……

而扭計師爺劉華東是標準戲迷一名，為了慶祝粵劇解禁，親自執筆編寫《六國大封相》劇目，以示慶祝，據說他獲得了二十兩黃金作為劇本費呢！

這是很昂貴的劇本費，但劉華東打官司，每字值錢，這二十兩黃金似乎物有所值。

《六國大封相》是描寫蘇秦主張合縱，游說六國對抗秦國，出任六國宰相，威風之極。而粵劇復興之際，劇團開鑼，必以《六國大封相》打頭陣，做完才開戲，因為最是熱

鬧，非常好意頭，戲班全部人員，上至武生花旦、下至龍虎武師，全體出動，人人有份，非常熱鬧，拿來做開場，可以算是展示實力，讓觀眾們知道此戲班之人才是否鼎盛，如果未夠實力者，演完第一個晚上，觀眾就會離棄，認為「冇料到」，不再捧場。

所以，其時吃戲班飯是不容易的，很多戲班遠道來香港，結果落得個反應冷淡，失望回廣州，那種滋味極不好受也！

下鄉演神功戲

「一為神功，二為弟子。」

十九世紀香港缺乏娛樂，粵劇戲班也就大受歡迎，特別過年過節，必然搭起棚來上演「神功戲」，一為酬謝神恩，二為娛樂鄉親子弟。

所以，未有戲院年代，戲班與戲棚關係密切，正所謂「搭起戲棚，就有戲班到」（舊時俗話，形容人們做事有計

劃，只要把局面佈置好，就不愁不成功了）。

戲棚比戲院來得簡陋隨便，沒有佈景，好多時台下無椅子，村民要自備板凳，不過，只要是好戲，就算站着，照看可也，塞個水洩不通，戲棚快難以負荷，「嘩，爆棚呀！」

從此，又多了個俗話，滿座就叫做「爆棚」也。

自從有了戲院上演大戲之後，大老倌紅伶等開始「大雞唔食細米」，辭演神功戲了，於是下鄉的班底多屬「二打六」（次等貨），既無大老倌坐鎮，一出台開腔，陣腳自亂，連鄉巴佬輩都認為差勁，大喝倒采不止，還向台上掟石。

跟着雙方談判，鄉中父老開出條件，要點演某某戲……

慘，此某某戲，班中人不懂，看來又要捱石頭，不如匆匆打退堂鼓，急忙從後台搬走戲箱（裏面載戲服和道具的），大撤退。

後台戲箱和服裝道具

通常「戲棚的後台」叫做「棚尾」，狼狽的帶着戲箱走，就叫做「棚尾拉箱」，後來亦成為趣怪俗話，譏人做事虎頭蛇尾，草草收場。

紅船

「紅船下鄉，戲班總動員！」

舊時一個稱得上健全的戲班，人數是過百的，分成三批人：一是「大倉」，即是演員班，包括武生、小武、小生、花旦、男丑等，至少也有三十人；二是「拉扯」，即是配角班，包括總生、正旦、鐵旦、夫旦、正生、公腳、女丑、大花面、二花面，還有龍虎武師、梅香手下等，絕對有六十人之多；三是「櫃台」，即是行政人員，包括坐倉、管數、掌班、走趯等人。

佛山粵劇博物館內紅船模型

十九世紀交通不便，戲班行走省港澳以至南番順各鄉演出，皆採水道，用紅船運輸，而那些已有妻室的大老倌，還會攜同一家大細上船，此所以，一個戲班絕對不只一艘紅船，經常聯羣結隊，浩浩蕩蕩的出發。

紅船之班務，由「坐倉」統轄，他專管行政，集今日之製片、策劃及經理人於一身，統轄所有事務，包括處理開演台期、趕程下鄉，連帶老倌有病請醫生治理，皆由他一手包辦，還有一切祭祀儀式，他亦都要處理。

戲班下鄉最為迷信，紅船沿河（海）上落，每經天后廟前，坐倉的就要備設三牲酒禮致拜，還要策動伶人演出《八仙賀壽》，求天后顯靈，保護紅船一帆風順，抵達目的地。當紅船到達某一鄉泊岸，坐倉又要率眾前往當地的玄壇廟祭白虎。

還有，紅船一泊岸，附近幫會經營的賭艇（俗稱「一索艇」）就會到來，引誘戲人上船聚賭，而坐倉的又要傷腦筋為他們解決賭債！

落鄉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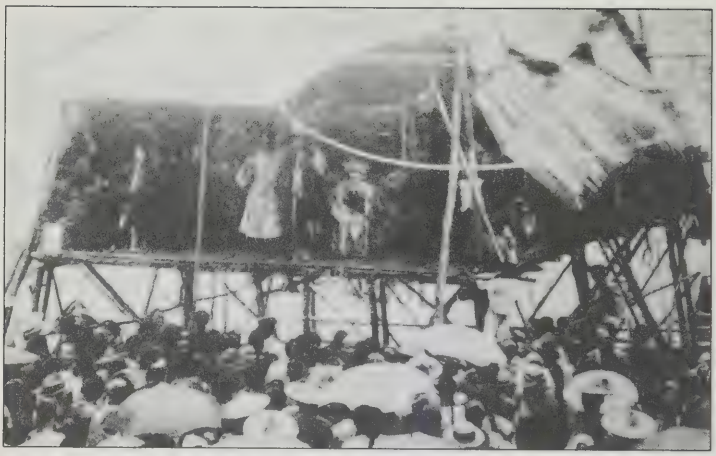
「舊時粵劇戲班，分為省港班與落鄉班！」

所謂「省港班」者，是專門在廣州及香港的戲院演出粵劇，人數鼎盛，多達一百五十八人，更有大老倌和紅伶助陣。

而「落鄉班」，則專門在廣東四鄉演神功戲，如果屬巨型班的話，也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哩。

在省港澳粵班全盛時期，舊班共有三十六班，新班也可埋到三十六，非常誇張也。

粵劇亦有旺季與淡季，年中炎夏之際就係戲班放暑假、散班之期。在散班後，大老倌輩紛紛找地方渡假去了，只剩下那些二三級的老倌，他們總想多賺點錢，這便組織起來，



最早期的鄉鎮戲棚

下鄉做神功戲，因為他們是來自不同戲班，此新班就屬「雜牌軍」，會合一起做戲，就叫做「大雜會」了。

落鄉班多數屬中小型的。中型班又叫做「過山班」，人數也有數十人，浩浩蕩蕩的上山下鄉，也算熱鬧。但最場面冷落者，則推小型的「八仙班」了，顧名思義，只有演員八人，僅可以演《八仙賀壽》，就算加上樂師，也不過十多人。

當紅船抵達南番順各鄉，如果該鄉離灣泊甚遠時，戲班就要搬上岸歇宿，稱為「上館」。其時鄉間並無客棧，上館所住的地方以祠堂及廟宇居多。

戲班的「坐倉」就會安排牀位，還掛着布帳為牆，分隔成一些單位，一坐一臥，十分舒適，一宿無話，翌日登台！

打戲釘

「去戲院打戲釘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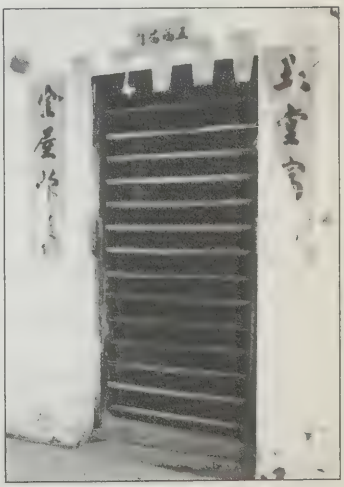
舊時戲班做了半場戲，雖然滿座，但戲院職工仍偷偷地讓一些相熟的觀眾入場，安排站在座位後面觀戲，並且收取少許錢財，斗零二分不一。這類觀眾並無戲票可持，把錢放在閘口錢籮裏便可，據說這些收入是歸戲院職工所有的。

發展到後來，遇到街坊或小孩子，因為太相熟了，索性不收那幾分錢，任由他們站在「企位」觀戲，看到散場為止。這種厚着面皮，討戲院便宜的看戲方式，就叫做「打戲釘」。

但何解稱「釘」呢？又有來源也。

舊時廣州俗話有句：「好仔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。」

當年當兵者必係「爛仔」（流氓），而打釘的鐵，一定是廢鐵，因為沒用的爛銅爛鐵才拿來製造鐵釘；而鐵釘價值低賤，那些「三行」師傅替人家打一兩口釘，有時是奉送的，不會怎麼計較，因為一門釘只值幾分錢。所以，「好鐵不打釘」是指人不成才的意思。



睇戲不願意付錢，偷偷摸摸入場站企位，正當人家視之為「賤格」，不許孩子有此抵賴行為，所以貶之為「打戲釘」也。

雖然打戲釘被人賤視，但很多人樂而為之，企位企得滿滿的，簡直企到「頂櫳」呀。

舊式戲院的入口處，裝有一幢大「撐櫳」——由堅硬的木條造成打橫拉的木閘。入場時收票員拉開撐櫳，守在進口處收票，故當全院滿座，企位之人站到密不通風，站到背貼撐櫳橫木，還要看戲，此之謂「頂櫳」——滿座的另一俗話也。

全男班與全女班

「舊時粵劇屬全男班！」

在清朝的封建社會，女人不可拋頭露面，所以戲班全都是男人，從花旦到梅香都是男藝人反串的。

到了民國成立，便開始有全女班出現，但女班不獲戲迷歡迎，甚且被認為演技較男班遜色。尤其落鄉演神功戲，村中多數是迷信男女，以為演女班有褻瀆神靈之嫌，所以當年的女班搵食艱難，被迫遠赴澳門、香港、東南亞等地表演。

在全男班的年代，每班女角起碼七八個之多，如果「班埋卅六」，便有數百個男旦之眾。其中有些男花旦，真的長得如花美貌，迷死很多戲迷，其所改名字亦頗為香豔，例如

「蘭花米」、「佛動心」、「小晴雯」、「肖麗康」、「騷韻蘭」。不過也有名男旦，在易釵登場演唱時，才覺得有聲有色，當落台之後，貌不驚人，十足鄉巴佬一名也。

直到民國八年，突然爆出一班「鏡花影」女班，使觀眾瘋魔，因懂得包裝，台上一切佈置，都是彩色顧繡，令戲迷耳目一新。傳說「鏡花影」背後有軍閥做靠山，花旦為蘇州妹，出場所坐之椅，用電燈裝飾，一坐下來，像龍吐珠，而女班戲服比男班漂亮得多。

「鏡花影」受歡迎之後，另一女班「羣芳豔影」亦組織起來，成一時之風氣，因為賣座佳，全女班被認為更勝全男班，簡直風水輪流轉也。未幾，便有男女混合班出現。

演全武行

「演全武行，大打真軍呀！」

舊時戲班之人多數打得，因為所學皆真功夫。據說，清朝政府認為少林寺潛伏反清復明勢力，數度派兵清剿，火燒少林寺，導致少林高手紛紛逃遁南方，很多混進紅船躲避，於是就將武功傳給粵劇武行了。

其時武生武旦和龍虎武師皆帶真武器上台表演，標榜曰：「打五色真軍器，包喝三個大彩。」所謂「五色軍器」，刀、槍、劍、棒、飛鏢是也。

嘩，真刀真槍上陣當然驚險無比，而刀光劍影之外，還發出犀利飛鏢，直插戲棚大杉，勁道十足，看得人驚心動魄，而驚完之後又要大聲喝彩。

後來「打真軍」就成為俗話，意謂「假戲真做」(即是「玩真」)。

而另一俗話：「演全武行」(即是「打大交」、「開大片」)，亦是源出自戲班的。

「武行」，戲班用語，負責戲中武打者就統稱「武行」，計有武生、武旦、武淨、武丑及「上下手」(即今龍虎武師)，屬相當大族，佔戲班人數最多。他們雖然聲名不顯，待遇甚薄，但團結力極強，倘遇本行中有一人被欺侮，就會傾巢而出，大打出手，此之謂「演全武行」了。

所以，戲班中人招惹仇口甚多，不是因為打架結怨，就是戲子自命風流勾三搭四，引起酸風妒雨，結果常有在舞台上表演時，竟給台下殺手開槍擊斃之事呢！

愛在炎夏的日子

海灘條例

「人間苦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」

每屆炎夏，香港人都愛去海灘游泳，此習慣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盛行，其時之沙灘一片荒蕪，而烈日當頭，實乃人間苦事。於是，便有投機者在各海灘蓋搭帳篷，租給泳客遮陰和休息，跟着小販來了，販賣雪糕凍飲與熟食等，一時間搞到烏煙瘴氣。

一九三六年，政府立下七大條例管制所有海灘：

一、凡本港及半島之各游泳區域海灘，或附近海面，一律禁止放牛羊驢馬等畜類到游泳及遊行（如犬有繩索綑綁及主人攜帶者例外）。

二、各區海灘沙灘，未經工務局或當地主管機關長官批准，發給執照，不得擅自建立天篷帳幕。

三、九龍及新界等區域海灘未經准許發給執照，不得擅建天篷帳幕，租賃與人，並規定蓋搭篷幕須領執照，以一年為期，兩次繳執照費十元。

四、私人天篷帳幕非出租謀利者，可自由設置，但每日

不得超過十二小時，及限於無領執照建立天篷帳幕之處。

五、各游泳區域，未經市政衞生管理局發照，不得擅自攜帶各種物品前往售賣。

六、一切污穢有礙衞生之物，禁投於游泳區域內。

七、凡設置浮水板於各游泳區域，須經請准領給執照，否則一律禁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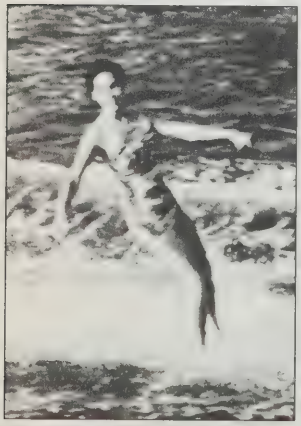
從此，海灘秩序得以維持也。

水上運動

五十年代香港的海灘面貌是怎樣的？

以下是《今日世界》雜誌的描寫：

「每個海灘亦有它的特質，淺水灣如開明的少女，她會接納各式各樣的朋友，南灣則像是含羞的閨女，躲在谷閒不敢露面，石澳如個村女嫵媚，天真而自然，大浪灣如神經質的潑婦，時時會興風作浪，深水灣則如飽經風塵的少婦，走下高巒以後，才頓時開朗，青山灣則如眾香國，海灣密布，處處有佳勝，銀礦灣則如小家碧玉，妙在不言中……」



俱往矣，這種種的比喻，君不見今天香港海域污染得很嗎？

五十年代已出現貴族式水上運動，就是駕駛快艇，滑水去了。其時租艇相當昂貴，每小時十五元。快艇以時速四十哩前進，拖着長索，由滑水者緊緊的拉着，腳下的滑水板掠過水面，掀起一長條浪花，滑水者還可在海中盤旋迂迴，像是在跳快華爾茲，將整個海灣作為舞池。

其時最貴族化的海中玩意，首推潛水，包括海底偵察、海底獵魚，全副裝備是氧氣筒（又稱「水肺」）、面罩和蛙鞋，就要花上五百大元，再加上魚槍、攝影機等，非公子哥兒負擔不起也。

「海底是一片沉靜的世界，五色俱有的各種怪魚、海藻在靜靜地舒肢，岩石間不知名的貝殼在窺視着四周……」

多美麗的描寫，結果引得很多人躍躍欲試，雖買不起氧氣筒等，也要花二、三十元租得全副武裝，落海底窺秘。

尋幽探勝

「炎夏在香港島，有甚麼好去處？」

廿一世紀的今天，香港這彈丸之地的小島，處處令人窒息，何來好去處？不過，重翻五十年代旅遊指南《香港尋幽探勝與釣游》（風雨居士編），港島消暑勝地竟能列出二十五處之多：

（一）扯旗山，（二）兵頭花園，（三）寶雲道，（四）

曉覺園，（五）蘭谷，（六）姻緣石，（七）虎豹別墅，（八）跑馬地，（九）加路連山，（十）七姊妹，（十一）賽西湖公岩，（十二）筲箕灣，（十三）亞公岩，（十四）柴灣，（十五）石澳，（十六）大浪灣，（十七）大潭篤，（十八）赤柱，（十九）淺水灣，（二十）深水灣，（二十一）香港仔，（二十二）鋼線灣，（二十三）西環，（二十四）張保仔古道，（二十五）空中遊覽。

歷盡滄桑數十年，以上二十五個尋幽探勝之處差不多全部無幽可探了，甚至連我少年暑假常去的虎豹別墅亦早已關閉拆卸了，當年虎豹別墅園內有個七級浮屠，叫做「虎塔」，高一百四十五尺，在海面向山上遙望，是香港島上僅有的塔，因塔身全髹白色，格外惹人注意。後來前面全都建起高樓大廈，這塔就隱居「幕後」，不易為人所見。

上面所提到的「空中遊覽」，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八月的炎夏，遠東飛行訓練學院所首創，使用四引擎的「空中霸王」客機載客上天，周遊香港、九龍上空一遍。大概每三十分鐘一班，收費二十五元，相當昂貴（其時打工仔月薪八十元上下），多在天朗氣清的夏天舉辦，例必在報上先登廣告，招人報名。

涼水

「去冰室飲冰咯！」

五十年代香港家庭普遍缺乏雪櫃，每屆炎夏，想飲冰凍飲品，非去士多買汽水或去冰室飲冰不可了，所以其時之冰室、餐廳、士多店等其門如市。

但上世紀初，香港的華人完全不慣飲冰凍的飲品，他們稱解暑的飲品為「涼水」或「涼品」，與冰凍的「凍」相去甚遠。

這炎夏的「涼品」，都是熱的居多，如綠豆沙、芝麻糊、杏仁茶、豆腐花等，皆屬最解渴的熱天飲品了。

至於不熱吃的，就有涼粉、檸檬水、酸梅湯等，皆攤凍來飲，卻被當局認為不合衞生，經常禁賣。

所以，夏天仍然賣熱的飲料，不過全是甜品，甜才可以潤喉解渴，如菊花茶、馬蹄露、合桃露、蓮子茶、桑寄生等，仍是最受歡迎的夏天解渴涼品了。

其時香港夏日，家家戶戶，黃昏時分，人們都坐在門外，敲着小鑼賣涼水的小販登場，大受歡迎。

一仙一碗綠豆沙、豆腐花等，非常好市，一兩條街即可沽清。

甚至一九零五年首間華人經營的餐廳（「華樂園」）成立，所推介的凍汽水、雪糕等，都無人問津……

喝冰凍飲品的習慣倒是二、三十年代「過番客」（南洋華僑）帶來香港的，他們在炎熱的彼邦，喝慣用冰塊攪拌的凍飲，衣錦還鄉，經港小住，影響之下，港人亦學習他們喝起冰凍的飲品了。

雪到口邊銷

「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於凌陰。」

其實，中國人吃冰、喝凍飲，早在三千多年前已懂，每屆隆冬臘月把冰雪儲藏起來供夏日使用。如上面所引《詩經》：「二之日鑿冰沖沖……」

六十年代的街邊雪糕檔

到了周朝，便設有叫「凌人」的官吏專門管理取冰和用冰的，正如《周禮》所說：「凌人，掌冰。正歲十有二月，令斬冰。」可見皇家視吃冰為享受，才會設凌人之職負責採冰和管冰。而早在唐代長安

的市場上，已出現了專門做冰買賣的商人了。

宋代的冷飲種類就更多了。據《夢梁錄》等古籍記載，南宋的臨安市場上有售「雪泡豆兒冰」、「雪泡梅花酒」、「冰酪」等冷飲。詩人楊萬里有詩曰：「似膩還成爽，才凝又欲飄；玉米盤底碎，雪到口邊銷。」

嘩，「雪到口邊銷」，境界多麼的高，那冰凍在心頭的感覺立刻浮現。

到了元代，冷飲品有了更大的發展，尤其「冰酪」，更演變成雪糕的前身，直到十三世紀，著名旅行家馬可•波羅離開中國時，便把雪糕製法帶到歐洲。

而最重要是一八零五年間，西方社會開始發明冷藏系統，經數世代改良之後，製造出冰凍的飲品和雪糕，使冷飲品全面現代化。

一八五零年前後，荷蘭船將首批汽水運來香港。一九一七年，雪糕從菲律賓抵達香港，其時只不過供洋人享用，後來華人開始嘗試，未幾亦有雪糕在香港製造。

梅窩憶舊

「去梅窩游水吧！」

回憶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，每屆炎夏總會一家人乘坐離島小輪去梅窩的銀礦灣海浴。

其時的離島小輪比較緩慢，起碼要一小時三十分鐘才到達，航行煩悶，又加上為求經濟，屈於最底層三等艙，與海浪為伍，如遇大風浪的日子，倚近船舷，突然湧來一浪，全身盡濕，奈何！

就打那時候起，經得起風浪，就算乘坐「大眼雞」出到汪洋大海，飄得左搖右擺，仍不會暈船浪也。

唉，已有數十年沒有去過梅窩，它的面貌變成怎樣，真的不得而知。我只想引《一九五七年香港指南》（東南書局出版）一書，描寫當時的梅窩情景：「到了銀礦灣，岸上一帶村落便是梅窩，包含涌口、陸地塘、大地塘、白銀鄉、盲塘五個村落。環行參觀一周，要一句鐘。其中白銀鄉一處有銀礦洞、銀礦坑，以前有外國人在這裏開過金礦，其後荒廢，坑上有瀑布兩條，水聲淙淙。」

如今怎樣了？希望有人告訴我。

記得梅窩的海灘其時滿佈着帳幕，五元租金，有一張枱和兩張帆布椅，每次出動游泳總得有人輪流留守，因為「沙灘老鼠」（小偷）甚為活躍，一見帳內無人，便會大肆搜掠，非常恐怖。

還有，五十年代尚未有太陽油引進香港，在沙灘玩上一整天，全身曬得像隻燒豬，以後幾天簡直受難，先起水泡，繼而脫皮，煎熬得死去活來！

荔枝角上

「去小荔灣划艇吧！」

沒錯，划小艇出海，以前海浴的另一情趣，如今已隨風而逝。

舊時划艇勝地頗多，例如淺水灣、深水灣、荔枝角、青山灣、沙田對開海面等，每屆炎夏，滿海都是小艇。

特別荔枝角，這是九龍區相當好玩的地區，從前該處頗為荒蕪，略有些村落，遍種荔枝樹，因而得名。在戰前，香港政府便將荔枝角那深而且闊的海灣，闢為海浴場，給人們游泳，還有一條平整的堤岸，給人們去釣魚。

其時，大大小小紅紅白白的游泳棚堆塞在岸邊，最有名的是青年會的游泳場、政府華員會的游泳場，其餘是私家棚

或營業棚。而從荔枝角灣左邊小路過去，有一個小小的海灣，風平浪靜，最適宜划艇，而且划到海中央還可放心垂釣，這個地方就被譽為「小荔灣」，與廣州荔灣遙相呼應也。

到了戰後，一個建築宏大的遊樂場在此間設立，包括兩個游泳場，和各種遊戲，因位置前身乃係一個荔枝園，所以順理成章以「荔園」名之。開業之初，相當轟動，市民們一家大細都湧來玩樂……

其時荔園為吸引港島市民遠征，竟設有專線小輪載客。猶記得我們舉家亦曾來此趁熱鬧，其時我只得幾歲，但面對那些新奇的玩物（旋轉木馬、電船仔等），確也樂而忘返。

只不過，少年時往小荔灣划艇，無法掌握技術，在海中打轉，為同伴們大為取笑，簡直丟架也！

復古熱潮

迷你裙

潮流興復古。

迷你裙捲土重來，女士們又再展示修長的玉腿，迷死很多男人也。

追溯迷你裙的淵源，眾說紛紜：

一說，早在一九六五年，英國的Fashion House Group旗下模特兒，在前赴紐約的伊莉莎伯皇后號郵輪上表演嶄新的時裝，首次將迷你裙向世人推介。

二說，同在一九六五年，英國時裝設計師瑪莉・關（Mary Quant）帶領她的時裝表演隊，到十二個城市作為期十日的巡迴表演，而演出之模特兒都穿着過膝五、六吋的迷你裙，隨着阿哥哥音樂在天橋上起舞，頓時豔驚四座，英文Mini-Skirt就成為時尚了。

於是，源自英國的迷你裙便席捲大地，美國、歐洲、東南亞等地紛紛掀起迷你裙熱潮，使到時裝界開展全新局面。

一九六六年，瑪莉・關獲得英女皇頒發OBE勳銜，為時裝史上創下輝煌的一頁。

隨着迷你裙興起，襪褲亦出現。未有襪褲時，女士們是穿絲襪的，為免襪頭下墮，都要用襪帶把絲襪弔着，但一穿上迷你裙，襪帶很易外露，而且內褲地帶也易走光，故襪褲一出，解決了這尷尬難題。

還有，其時絲襪是純色的，十分單調，而襪褲有網形、有花紋、有圖案，致使玉腿生輝，令到少女們為之着迷，從此絲襪就漸漸被淘汰掉了。

喇叭褲

由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男女服裝標奇立異，色彩誇張。那個年代是嬉皮士（Hippies）風潮，流行吸大麻、迷幻藥和的士夠格（Discotheque，今之「的士高」前身），非常重視迷幻色彩，一件衣服紅橙黃綠青藍紫同時出現，看得人眼花撩亂，甚至刺目無比，但男男女女照樣穿上身。

時裝評論家如此描寫當年服裝：「褲是三十年代款，領呔是四十年代款，西裝衫是五十年代款，總之復古大混雜。」

讓我再解釋以上的評語，三十年代西褲較闊，流行大格仔，七十年代設計家慢慢改良，把臀部收得又緊又窄，但褲腳卻愈開愈闊，就演變成所謂 Bell-Bottom，港人稱「喇叭褲」便是（十足水兵穿的那種褲），褲腳閒閒地有三十吋闊，連鞋子也蓋住了，行起路來，垃圾兩邊走——掃街是也。

領呔方面一樣好誇張，花花綠綠，短而闊，像條餐巾，再配搭一件高腰高叉窄身大襟的西裝面衫，恤衫的領高三、四吋，領尖長到蓋過西裝襟頭（時人稱「燕子領」便是）。

嘩，簡直不敢想像。評論家指出：「其時世界普遍動盪不安，七十年代這種誇張服飾是反映了人們對現在、對將來都失去信心！」

喇叭褲，請不要捲土重來！

水手鞋

「水手鞋」熱潮早已減退，但標榜列根總統都穿着的那隻名牌，其產品在香港仍然深受歡迎。

深色鞋身和白色平底的所謂 Boat-shoe，一直沒有中式的譯名，大概在一

九八三年開始流行，其時春夏男裝流行藍、白兩色的Boatman Look，而足踏水手鞋當然順理成章了，就這樣漸漸的由扮嘢人士穿到流行，繼而變成大眾衣着文化。

但這種水手鞋又是復古之作，而「正宗」水手鞋亦另有名字，叫Top-Sider，美國史派利（Sperry）皮鞋公司在三十年代首創的。其時，美國剛從不景氣復甦，而富人玩意流行放遊艇出海，如果穿日常皮鞋，在甲板走動不易，更可能失足墮海，史派利公司的鞋匠便設計了如今款式的水手鞋了，深受當時之扮嘢人士喜愛，但並未普及成為大眾衣着文化。

據說，史派利水手鞋的設計藍本，是來自一種叫Moccasin的「紅番鞋」——北美洲黑腳族紅印第安人用軟獸皮製造的平底鞋。

不過，八十年代初，史派利水手鞋被其他公司仿製，甚至曾引發官司之爭（而標榜列根的那隻名牌亦牽涉在內），可見「瘦田無人耕，耕開有人爭」也。

平心而論，水手鞋是很襯窄腳牛仔褲的，嘿，如果真有一天掃地喇叭褲復出，水手鞋就會被掩蓋掉，甚至完全被淘汰也。

墨水筆

墨水筆何時發明，不得而知，總之一八八四年L.E.

Waterman 在紐約建立第一家墨水筆廠，所以最短的歷史也有百多年了。

記得小時候上課我們都是用墨水筆的，特別真空管那種，墨水裝得多，用得久，最受學生歡迎。還有，墨水筆是可以當武器的，如對方得罪你，你一揮筆管，墨水撲面而至，對方的白恤衫立刻多了斑點，回家準會給媽媽大罵一頓。

可惜，六十年代開始流行原子筆，它方便，書寫快捷，鉛心耐用，搶奪了墨水筆市場，亦破壞了鋼筆的書寫藝術，真慘！

原子筆是一九三八年匈牙利的 Lasalo Biro 發明的，後經東歐的 Henry Martin 改良，一九四四年設第一家工廠生產原子筆。

一九四五年美商購得拜路原子筆之美國專利權，在紐約推出首批產品發售，宣傳語為：「有此一筆，可在水底寫字！」售價十二美元——屬非常貴價物品，豈料一日之間竟賣去一萬支。

原子筆，英文名 Ball-point Pen，故應稱「圓珠筆」才是。六十年代初，香港人視「原子」為時髦名詞，有「原子

襪」、「原子褲」、「原子飛天俠」等，順理成章便有「原子筆」了，一經推廣，深受歡迎。

在原子筆征服世界數十年之後，終於魅力消失，墨水筆捲土重來！

低胸裝

潮流興低胸服裝，君不見時下演藝界的女星爭相半露乳房嗎？

其實，這風氣也是復古的。

早在五十年代荷李活電影，艷星們紛紛設計低胸服裝，務求把男士迷倒。

當中之性感女神非瑪麗蓮夢露莫屬，她在死後竟然能三度掀起熱潮，特別其暴露衣着，至今仍為女士們仿傚，簡直匪夷所思也。

瑪麗蓮夢露（一九二六至一九六二年）在四十年代末期由小明星做起，一九五零年在《梟巢浴血戰》中穿着緊身睡衣，展現惹火身段，一舉成名。一九五三年主演《飛瀑慾潮》，在影壇建立了性感女神的形象。在一九六二年八月四日，她竟然自殺身亡。

但人們並沒有把她遺忘，還三番數次為她而掀起熱潮：第一次，一九七二年，美國各地推出《夢露：傳說和真實》

的攝影節，引起了極度轟動，因而勾起人們對夢露的懷念；第二次，一九八零年，關於夢露傳記的影片紛紛拍成，再配合名作家諾曼梅諾（Norman Maller）所著《優雅的女士》（*Of Women And Their Elegance*），熱潮又再掀起；八十年代末期，麥當娜以夢露自居，風行一時，跟着大量夢露的彩片製成鐳射影碟和錄影帶，供人帶返家裏欣賞，夢露式低胸服裝大行其道。

五、六十年代香港演藝界只有肉彈女星才敢穿低胸裝的，現在時移勢易，阿姐又穿，阿妹又穿，相爭暴露可也。

原子褲

五、六十年代流行的「原子褲」曾一度捲土重來，後來熱潮減退，現在的單車褲仍有着它的影子。

五十年代是原子掛帥，原子被視為萬能，大國紛紛試驗原子彈，報紙亦常見「原子」二字，於是好多產品都以「原子」為名，這便有「原子褲」的出現了。

當時香港女性穿的原子褲，又叫做「三個骨褲」，因為褲的長度剛好過膝，只有「三個骨」（四分三）長，所以得名。但原子褲的英文名是Toreador Pants，這Toreador乃

西班牙語，意謂「鬥牛勇士」，勇士所穿褲子就是緊身和略長過膝，而美國的時裝設計師福至心靈就創出了原子褲。

其實五十年代噴射機發明成功之後，很多產品設計都趨向於「流線型」（Streamline），原子褲因為貼身，充分表露了女性下身的流線型體態，少女以此顯露她的驕人身材，但當年許多「過磅」的婦女卻又勇於追上時代，照穿可也，就益見其臃腫了。

原子褲後來由「三個骨」演變成全長度，甚至還學滑雪褲那樣，褲腳有布帶撲過腳板底的，令到褲管更直，配一對尖頭平底鞋子，上身穿一件袋型裝衫，一束長髮披肩，俱係時代少女所必備，當年粵語片中的陳寶珠和蕭芳芳穿得最多了，現在半夜裏的電視機中還偶然可以看到。

鬆糕鞋

為甚麼會復古？

這是超級大都會的一種普遍心態，當一切 High-Tech 化、電腦化、公式化、機械化、速度化，人的生活變成一種規律、呆板、一致、庸俗的時候，就會突然懷舊，嚮往過去的生活，便開始收集舊物，而服裝也復古起來了。

但「古」並不等如完全優美，我曾強調多次的七十年代服裝，是如許的醜陋，如許的彩色刺目，如許的誇張兼莫名其妙，其表表者就是那件緊身貼肉的大燕領恤衫，那條由膝頭以上窄得要命而膝頭以下又闊得可怕的喇叭褲，還有男男女女足下的「鬆糕鞋」，全都穿上身，簡直怪相得很。

想當年的喇叭褲，褲腳闊達三十吋，長到掃地，為配合這種褲腳，設計家就要絞盡腦汁，創製一種鞋子可以撐得起那條誇張的褲腳，於是鞋底加厚兩吋，鞋跟加高四至六吋，男女都一樣。試想一下，這麼笨拙的鞋，十足大牌檔的「鬆糕」，真不知穿上後的感受如何？（因為本人從未穿過。）

但闊褲腳再加高腳鞋，出街定必一仆一碌，扭傷腳者大有人在，結果是跌打醫生其門如市，非常好生意。

一九七五年，有一部歌舞片叫做 *Tommy* 的，當中著名樂與怒歌手Elton John將鬆糕鞋推展到極限，他足踏八吋高的鞋底，又唱又跳，簡直是匪夷所思也！

香江選美文化

「埃及妖后」選美

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香港早就盛行選美，而且相當巧立名目，古靈精怪，其時不需要有甚麼正統選美機構主辦，也無電視現場直播，只要記者採訪，把照片登在報章上，大家就心滿意足了。

既然這麼簡單，那些綵排、那些集訓，在當時是無需要的，佳麗亦不會簽署甚麼合約，甚至連上台比賽的晚禮服也都由佳麗自資找裁縫設計的……

「晚禮服價錢不菲，起碼一二千元！」

嘩，那個年代的一二千相等於普通打工仔的年薪了，所以，唔係一般女子有資格選美，而選得起美者，一係有錢，一係有後台，如果兩樣都冇，哈囉，拜拜！

好了，言歸正傳，一九六三年史無前例香港舉行「埃及妖后」選美，聽來好香艷，其實好正經，既無艷舞，亦無暴露泳衣出場，乃新界博愛醫院為籌募擴建新院經費，與電影公司及院商合辦（因為想配合荷李活大製作《埃及妖后》在港首映），在十二月十六日假座香港大會堂舉行慈善餐舞會

兼選美決賽，選美會主持人是陳樹渠，是夜節目「編排」古怪，有雜技魔術，有吃餐，有跳舞，然後壓軸是佳麗出場……。

黃莎莉左起張麗珠、苗嘉露、鍾秀敏、言芷玲和

選出五名「埃及妖后」之後，便於十九日晚上七時在銅鑼灣樂聲戲院義映《埃及妖后》名片之前，舉行加冕典禮：第一名張麗珠、第二名苗嘉露、第三名鍾秀敏、第四名言芷玲、第五名黃莎莉。這些名字中，似乎黃莎莉有點印象，她曾經進軍影視界呢！

電影公司選美

香港早年的選美，電影公司在推行上居功至偉，為了想將片子的宣傳搞得有聲有色，就經常借助選美「過橋」也。

例如一九五九年一月之際，竟有兩部電影舉辦選美，相當誇張。

先是「中國嬌娃」選美，係配合荷李活電影《飛虎嬌娃》（*China Doll*）的宣傳，該片是李麗華進軍荷李活的威水之作，她與美國首席男星域陀米曹合演，以大戰時西南重鎮昆明為背景，描述美空軍飛行員與一中國美女的哀艷戀愛故

事。選美在一家夜總會舉行，初選十九人中選出十二人，複賽由十二人中再選六人，跟着決賽在戲院首映禮時舉行。

李麗華親臨戲院頒獎，選出之中國嬌娃陳麗貞小姐可免費到馬尼拉一遊。因為《飛虎嬌娃》中，李麗華經常穿着中國旗袍，所以佳麗們都要穿旗袍出賽……

但同時選舉的「聖約翰小姐」則穿着護士服裝出賽。這是配合樂蒂主演的國語片《妙手回春》作宣傳的，由香港聖約翰救傷隊發動，由隊內的護士小姐們參加，一樣要美貌與智慧並重，除評頭品足外，還要由五位道貌岸然的考試官提出急救問題：

「有人肋骨折斷，並無流血，但傷勢極重，應怎樣處理？」

「有人中煤氣毒窒息，應如何急救？」

「有人因汽油爐爆炸全身燒傷，你應怎辦？」

二十四位小姐經初賽複賽，選出冠軍梁金玉，亦在該片首映禮時接受頒獎，免費到馬尼拉一遊。而護士選美，以此為先河也。

選美要識笑

「出外地選美，最緊要係識得笑！」

嘩，邊個專家講㗎？

係一九五二年香港小姐但茱迪的心得，她是第一位香港小姐能揚威海外，獲選為「世界小姐」第四名，跟着美國的環球電影公司找她拍片。在接受報章訪問時，但茱迪說：「我喜歡美國，我願意在美國居住下來。我醉心電影，尤其是美國片，在香港一般人是不愛看中國電影的！」

但茱迪（前排坐者）。

然而，當她的訪問消息傳抵香港時，引起了頗大的震撼，輿論有攻擊她「扭轉屁股便忘掉香港，把自己所代表的地方丟下太平洋裏去」。

但小姐真的居留在美國，還深得當地華僑愛戴，認為她入了選是替中國人爭光，三藩市一家華文報紙還以社論的位置刊了一篇《希望中國多產生幾位國際人物》，把她頌揚一番。

未幾，但茱迪與一位華僑結婚，居住在洛杉磯。

所以，選美是可以移民的。

十五年後，即一九六七年，但茱迪因為拍電影《屠龍

記》，回港拍外景，又再成為香港的新聞人物了，她就向後輩美女教路：

「由於美國是一個年輕而富有幽默感的國家，因此參加競選的小姐們，除了擁有美麗動人的面孔標準身材，最重要的還是在應對之間，必須富有幽默感……一兩句幽默的話、活潑的動作均會引起好感而影響成績的，其次在顧盼倩笑之間，對評判員的注目禮也非常重要，千萬不要在評判之前，害羞地看到別的地方去……要盡量露出笑容，表現得若無其事……」

沒錯，識得笑確是可討人歡心也。

香港節小姐

香港政府曾經舉辦選美，你信唔信？

唔到你唔信，因為真的舉辦過也。

話說一九六六年因為天星小輪加價，引起了暴動，跟着一九六七年在國內文化大革命衝擊之下，又再發生武鬥，政府成立委員會研究騷亂原因，認為香港青少年佔人口大多數，但沒好好的照料過，所以引起烈火街頭，以暴力對抗現存制度……

「所以，應該搞大規模娛樂活動，令到香港青年有歸屬感也！」專家建議。

九六九年的香港節小姐選舉。

一九七一年的選舉，由「麗的電視」轉播。

一九七一年香港節小姐：（左）亞軍麥美麗，（中）冠軍鄒寶珊，（右）季軍梁蘭思。

一九七一年香港節小姐，由影星甄珍加冕，左三的梁蘭思仍掛着旺角攝影會小姐的彩帶出賽。

就這樣，所謂的「香港節」，便在一九六九年誕生了，這是社會的一項盛舉，有花車遊行，有時裝表演，有露天阿哥哥舞會，有煙花匯演，歷一星期不衰也，目的在表揚香港之安定繁榮，並有「香港小姐」舉選，那由官辦選美，是史無前例。

「香港節小姐」搞得最有聲有色的，應是一九七一年，美女之提名，分兩部份：第一，由街坊會選出「街坊小姐」，然後推薦選美；第二，由一些社團或政府機構選出一些美女，然後參與「香港節小姐」的選舉……

圖中司儀是盧大偉。

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九日，各佳麗於夜總會參與初賽，跟着十四日進行決賽，由電視台的高亮和盧大偉作司儀，還有陳曼娜與胡章釗壓陣，選出之「香港節小姐」，第一名是鄒寶珊小姐，而第三名則是梁蘭思小姐。

特別一提當然是梁蘭思了，她被選為「旺角攝影會小姐」，芳齡雙十，由攝影會推舉她選美，結果獲得第三名，跟着進軍影壇，拍過頗多的電影也。

小姐公主齊選美

「一九六七至一九六九年，香港再沒有選舉香港小姐……」余慕雲著《香港小姐與香港電影》如是說。

但我有懷疑，因為翻閱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的《真報》，發現有此一段新聞：

「香港小姐選美，前晚在美麗華酒店萬壽宮決賽，十名佳麗出場。旗袍、晚禮服、泳衣演出，十名佳麗所獲掌聲最多，計有五號翁茵茵、九號張潔冰、十一號李司棋，頓成揭曉前的熱門佳麗。李司棋在初賽時，名叫高荊麗，昨突改名，原因未悉。結果大熱門獲勝。第五號的翁茵茵，榮登一九六八年香港小姐寶座，第十一號的李司棋則為香港公主……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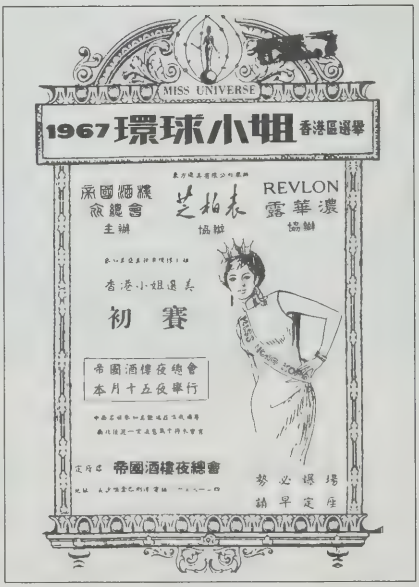
這一次倒算別開生面，小姐公主一齊選舉，翁茵茵赴美國參加「環球小姐」競選，而李司棋則往澳洲參加「太平洋小姐」競選。只不過這年的香港公主，其後鋒頭蓋過了同年的香港小姐罷了。

沒錯，李司棋本來就是「麗的電視」藝員訓練班出身，畢業後並無簽約，後來才憑着「香港公主」而投身娛樂圈。她獲選之後，曾出席「無線」的《觀樂今宵》，接受沈殿霞的訪問，稍後還加盟《歡樂今宵》，但表現平平，給波叔、肥肥、陳齊頌、森森、杜平等搶盡鏡頭，所以約滿之後，她

轉向電影界發展……

沒錯，在電影圈兜了一轉，演技成熟了，重投電視，演出劇集，甚受歡迎。她替「選而優則演」的佳麗們做了一個好榜樣！

選美騙局



借選美招搖撞騙，有此一宗。

因為美國乃選美發源地，世界各地佳麗每年雲集彼邦，香艷之極，所以很易給過江龍騙徒乘虛而入，借選美為名來港棍騙一番也。

話說一九六二年，有美國人叫佐治・阿查者，他來港住進百樂大酒店，跟着逢人就大派名片，上印着一大堆銜頭：《香港——

東方之寶》雜誌出版人；港、澳、菲律賓、星、馬、泰、印尼「品格小姐」選美會執行董事；「國際王老五會」創辦人等……

於是「王老五會」便在香港大做宣傳，表示將於每年撥出一筆款項來作獎學金贈送給一些漂亮小姐，以作鼓勵，所以要舉辦「品格小姐」選美了。阿查住的百樂大酒店某號房間，瞬間就變為選美總部了。

嘿，只要打起選美旗號，不愁沒有贊助商。而且在大會堂音樂廳舉行，要收門票，索價不菲，分初賽、複賽和決賽三晚，而決賽那場之票價分一百元、四十五元、三十二元和十二元四種。可能門票賣得不如意，阿查再做宣傳時，竟把「品格小姐」改為「香港小姐競選」。到了決賽之夜，竟然門庭冷落，入場者寥寥可數，選美會原定十一時三十分完場，豈料延至十二時還未決定優勝者誰屬，噓聲四起，阿查緩和場面，請出九位決賽小姐上台一字排開，任睇唔嬲，擾攘至零時七分，選出龐碧光（冠）、陳蘭絲（亞）、文婉玲（季）……

第二天阿查逃遁，卻在機場被扣，送上法庭，保釋候訊，但此君倒也神通廣大，竟給他躲在日本船上潛離香港，騙去多少錢，不得而知也。

香江商品記趣

熱水瓶

「暖水壺，家家不能少！」

香港人舊時愛喝中國茶，而茶以熱喝為佳，所以家家戶戶都備有熱水瓶一兩個，早晚煮一壺滾水，傾進熱水瓶裏，再落點「鐵觀音」或「龍井」之類的茶葉，於是整天就有熱茶可喝了。

熱水瓶本來乃舶來品，英文叫Vacuum flask，俗稱「暖水壺」，能使熱水保暖，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傳入中國，旋即大受歡迎，國內的民族資本家學習了製作技術，紛紛設工廠生產土製熱水瓶。

據馬端納著《香港製造》：「香港於一九三三年起開始生產熱水瓶，款式很快的發展得越來越多……」

暖水壺的古董名牌，首推「金錢牌熱水瓶」了，一九四零年已在香港設廠，源自上海搪

盞業巨擘董氏家族，他們學習了西方熱水瓶的製作技術，創立「上海金錢牌熱水瓶廠」，後來因為日軍侵華，金錢牌被迫南遷。

其時香港並無多少工業發展，金錢牌就成為香港工業的先驅了。後來又出現了「駱駝牌熱水瓶」，成為五十年代的兩大名牌商品，上了年紀的讀者一定會記得的。

香港的暖水壺，「銷區幅面甚廣，在東南亞、中東、非洲、澳洲、美洲及英國諸地均有該廠（金錢牌）之產品大量行銷，其生產量每年達十八萬個，佔全港水瓶產總額百分之七十五……」（一九五五年《真報》）。當時金錢牌還設立「熱水瓶醫院」，用壞了可來免費求醫。

牙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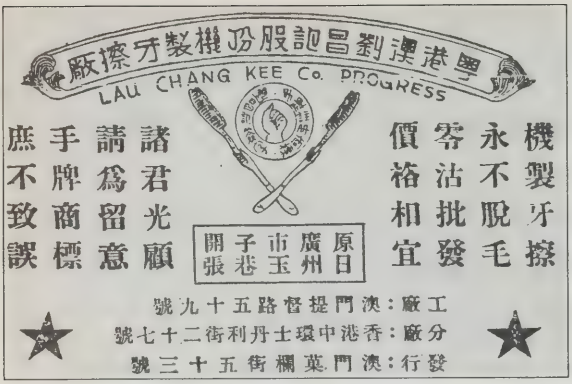
「豬鬃毛牙刷，我國四大外銷商品之一。」

真係鮮為人知的舊聞。

中國的牙刷歷史源自廣東省，遠在乾隆年間，廣東每年在貢品中即有「貢刷」的名稱。可見，牙刷早就是廣東特有的小工業。

其時牙刷的功用，除擦牙之外，還用來「油扡」，即是婦女在梳頭時，需要一個小刷子拭扡茶油，其狀如牙刷，但其毛略長，稱「油扡牙刷」便是。

劉昌記牙擦廣告



清朝時代廣州已有頗多的牙刷工場，當時製造頗為簡陋，只用銼刀及手鋸將牛骨銼成一個柄子，繼而開槽、鑽孔、用豬鬃毛穿上，剪齊即成。享盛譽的老字號計有「錢秀記」、「譚佑記」、「潘瑞昌」等，不但供應粵省，更運銷上海、天津、青島等商埠。

一九零八年「梁新記」牙刷廠創設於佛山，以雙十牌為標誌，「一毛不拔」為號召，由於品質優良，極受歡迎，分行遍設上海、天津。一九二零年，梁新記亦在香港設廠，成為香港牙刷業的先驅。

三十年代，中國出產的牙刷已可行銷世界各地，每年出口數字甚巨，與桐油、茶葉、生絲，為我們四大宗出口之特有商品也。

一九三八年，麥明記遷廠香港，是為香港具有規模牙刷廠之開始。大戰結束以來，世界塑膠業突飛猛進，一九四九年，星光廠首先在港設立尼龍牙刷廠，是為中國及香港有尼龍牙刷廠之始。最有趣者，直到四十年代，牙刷仍無一致寫法，例如當時廣告竟寫成「牙擦」。

成藥

「何濟公，止痛唔使五分鐘！」

所謂「膏丹丸散」，全世界以中國最早懂得製造成藥，而此成藥就一直被視為商品擺在市場上出售。

我們如果是成長於五十年代，一定會對某些成藥印象深刻的……

例如：「牙痛就要服檸檬精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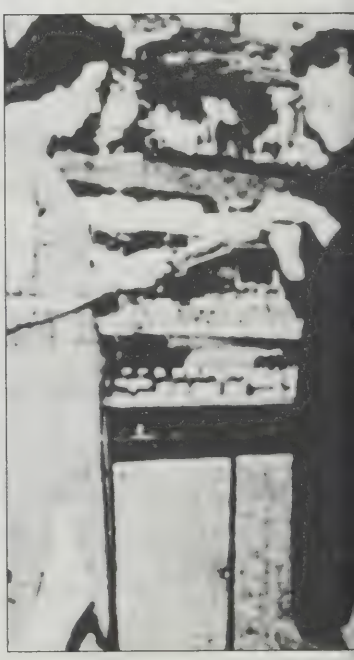
沒錯，牙痛慘過大病，其時很多人都怕見牙醫的，但牙痛大作怎生是好，於是就跑去藥材鋪買一包檸檬精（粉末狀），一半服用，一半撒在爛牙上，痛便止了，真精彩！

檸檬精，是廣州普濟藥行在民國年間創製的，後來在香港澳門成立分行，但抗戰期間，香港淪陷，普濟藥行遷到廣西梧州去，將檸檬精供應西南八省後方，解除了很多疾病。

其他大家熟識的還有「何濟公，止痛唔使五分鐘」，乃止痛水，一九四六年在台灣成立，一九五零年在港設廠，而產品遠銷東南亞各地，因出品人姓何，對濟世為懷的濟公很推崇，所以把牌子定名為「何濟公」便是。

藥油也很流行，名牌首推「斧標驅風油」，乃德國醫學博士所創。原來當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結束，橡膠和錫都跌價，馬來亞各地被不景氣包圍，居民陷於飢餓與疾病邊緣，博士親臨視察，見東南亞晴雨不常，寒熱瞬變，於是感冒、傷風、霍亂、發冷、發熱、風濕等病齊發，經他多年研究，終於首創「驅風油」。當地人視為護身至寶，連出街也身懷一樽。後來香港出品了「白花油」，也一樣受歡迎。

女售貨員



「去公司，睇靚女！」

商品與美女息息相關，君不見今之廣告畫面經常以美女帶出商品，攝影得靚靚的，商品便立刻賣得。當然，最早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搞出來的，但慢慢地竟連東方社會都接受了這一套。

於是，廣告要用美女，連售貨也都要美女，這便有女售貨員的出現。

在香港開先河者首推先施公司，一九零零年一月開業，「僱用

職員，僅二十五名，多從鄉間招來，以訓練之青年男女，接待顧客，誠實有禮。社會人士，皆詫本公司作風新奇，毀譽參半。」（一九八零年《先施公司八十周年紀念特輯》）

當時民智未開，竟有女人當街拋頭露面售貨，衛道者口誅筆伐，登徒浪子則蜂擁而至睇靚女，蔚為奇觀。

「先施公司開張僅一閱月，而股友中竟有提出收盤之議，藉辭每逢星期日休息，徒耗時日，錄用女售貨員，歷練未深，故應早日收束……」（《先施公司八十周年紀念特輯》）

可見其時之社會壓力，但始創人馬應彪先生力排眾議，繼續聘用女售貨員，而業務也蒸蒸日上。另一開創先河之舉，乃一九三五年，舉行首次時裝表演，皆由西方美女充當模特兒，亦轟動一時。

到了五十年代，售貨員成了香港女性主要職業之一，特別每年工展會，最受歡迎者當然是那些鶯聲燕語的工展小姐了！

藥物童玩

「買兒童藥物，送玩具！」

舊時的兒童藥物也有很多，例如鷓鴣菜、肥仔水、花塔餅、疳積散之類，市場很大，競爭激烈，藥商便要大鬥法，除了減價之外，還要爭相贈送玩具。

記得五十年代，我們孩子玩不起華美的西洋玩具，因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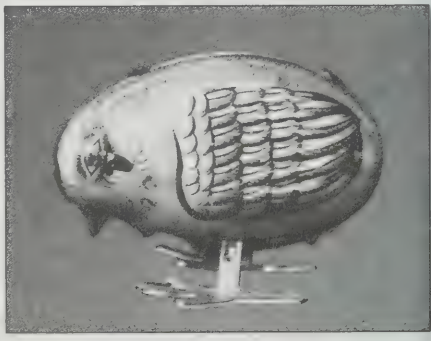
普遍家庭生活都很窮困。我們多數玩「打波子」、「彈荷蘭水蓋」、「拍公仔紙」等，很少機會得到一隻上鍊的機動鐵皮玩具。

其時香港也沒有玩具廠，如果父母肯在你生日那天，買一隻西洋鐵皮玩具給你，那簡直如獲至寶了。

於是，那些兒童藥廠便投其所好，找了家罐頭廠合作，替它們設計和製造孩子們非常歡迎的鐵皮上鍊玩具做贈品，大事宣傳：

「只要買夠多少元，贈送精美玩具。」

其實，這些兒童藥物難吃極了，但看在玩具份上，忍着作嘔也要吃下去的，而做父母者亦捉着這個心理哄騙孩子：「不吃藥嗎？嘿，下次你想有新玩具就難了！」於是孩子不再扭計，乖乖的就範！



罐頭廠設計的玩具經常都有新意，例如一隻鐵皮青蛙，上了鍊就會跳上跳下的，怪有趣；一輛小坦克，上了鍊就會翻筋斗，很滑稽；一隻小雞上了鍊，頸一上一下地啄米，好神氣……

最記得每屆兒童節，鷓鴣菜便大減價大贈送，門市部便擠擁得人山人海，那個年頭尚無家庭計劃，益了兒童藥商！

線衫

「香港第一間紗廠於一八九九年成立，一九零八年開始生產襪及棉製內衣，及至一九二五年才有漂染業及印衣業。」(馬端納著《香港製造》)

香港針織業歷史悠久，早在一九二九年便有產品出口，外銷大陸、東南亞等地，主要產品是手襪和毛衣，因其時馬來亞、仰光等地正大量開採礦業，工人需要手襪開工，又因為礦洞濕冷，需要毛衫保暖，所以香港針織工廠供不應求。

這些針織廠也製造線衫和內褲，其時出名的廠家首推「利工民織造廠」，創設於一九二三年，名牌如「鹿牌線衫」、「光華牌線衫」、「秋蟬牌衫」等，傳誦至今，而且包裝精美，用一個彩色印刷的紙盒把線衫、毛衣等載着，被視為送禮佳品。利工民出品流銷最廣，凡有華僑的地方差不多都有鹿牌線衫的行銷。

另一名牌，「全新織造廠」出品的「505」、「555」及「五環牌」 線衫，亦有五十多年歷史，製作過程精

密，更兼用人手處理。

舊時香港人多穿香港線衫，可惜進入六十年代，美國T恤入侵，線衫銷量下降，才被迫減產。「不過，當該公司全新織造廠改向時裝市場進軍時（生產馬可勃羅牌時裝），美國艷星寶黛麗穿着一件555牌的線衫，在一張電影海報中出現，散發出無窮的魅力。該公司亦因此接獲大量555牌線衫的美國訂單，以致有應接不暇之感。」（《香港製造》）

醬料

「白切豬腩肉蘸豉油，一流也。」

開門七件事：柴、米、油、鹽、醬、醋、茶。可見醬料

香港四十年代的醬油廣告

地位不輕。中國烹飪中，醬料非但不可少，即使只落一點，餸菜立刻錦上添花。

香港雖彈丸之地，卻是南北醬料總匯，又加上離島之魚捕甚豐，製造魚露、蝦醬、蠔油等都非常有名。甚至到如今長洲、大澳出產的醬料，依然為人樂道。

舊時有個行業叫「醬園鋪」的，專賣醬料，生意甚佳，街坊斗零麻油浙醋，一毫南乳麵豉都有交易，這些鋪頭成行成市，兼營批發業務，只因為後來超級市場大行其道，醬園鋪才慢慢被淘汰了。

港產醬料名牌頗多，甚麼「左顯記」、「李錦記」等，當然不能不提「淘化大同」——醬料世家。淘大的黃氏家族，在清末時代已在福建鼓浪嶼經營醬料。

有一年廈門發生鼠疫，當地居民紛紛逃往鼓浪嶼避難，一時間該島人口急增，食物不夠，連帶醬油供應非常缺乏。剛巧有一位退休牧師願意出讓牧場，黃氏便買下來，開始製造大量的醬料……

三十年代，淘大在港設廠，產品行銷東南亞，豈料四一年香港淪陷日軍手上，工廠停頓，直到抗戰勝利，淘大的財政陷於一窮二白，全廠僅剩二十七名工人，以及六百元銀行存款，幸好鼓浪嶼的總行尚存一些物資和技術檔案，於是把技術人員逐步調來香港，艱苦奮鬥，終於打出生天！

浮生若夢

浮生若夢

「有當有贖，上等之人；有當冇贖，中等之人；冇當冇贖，下等之人。」

舊時香港最流行以上有關當鋪的幾句口頭禪，亦反映了浮生若夢的感受。

沒錯，戰後香港百物蕭條，生活艱苦，再加上四九年解放，很多人南遷，生活也就更加顛沛，大家為了亂世浮生，掙扎求存，把身上任何東西都典當給當鋪，以取得少許金錢周轉一陣子，希望明天會更好。

所以，其時當鋪成行成市，而且任何物件都可以典當，包括棉被、衣物、手錶、金飾等。在某程度說，當鋪亦算是高利貸，屬「九出十三歸」——即是說，如果當得一百元，

當鋪先生只給你九十元，十元扣起作即時生效之利息，到你在三個月內贖回物品時，你需要付出一百三十元了。

正因為這樣，當鋪又叫做「雷公轟」，出於手段亦算毒辣，注定被雷公劈也。

多麼的無情無義。

但當鋪始終是一項如意算盤，最希望浮生之徒有當有贖，那麼大可以吃一點利息、繼續生存。所以「有當有贖，上等之人」。

那個年代，人人都為了生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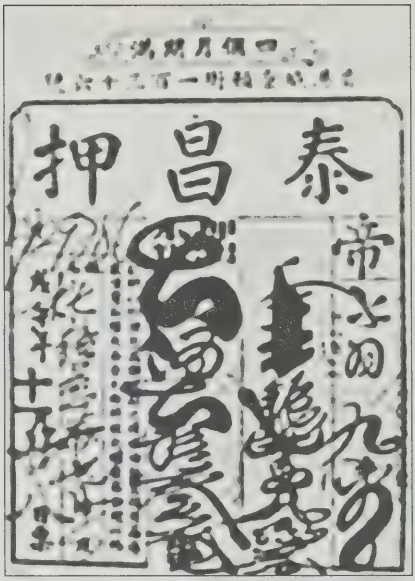
當鋪門內那一塊木板，人們叫它做「遮醜板」的，因為其時人人不理尊嚴，當得就當，於是教師幫襯當鋪，打工仔幫襯當鋪，甚至老闆（因周轉不靈）也幫襯當鋪，如果有一塊板遮掩他們「舉獅觀圖」，那就好得很，不至醜態畢露。

當手錶

「當鋪佬最怕種蟲友！」

艱難歲月，浮生伎倆五花八門，五十年代有一班人專向當鋪混飯吃，手法高明，時人稱之為「種蟲友」（又名「行街仔」）。他們四出鑽營，收購舊手錶，甚至爛手錶，憑其化腐朽為神奇的本領，使到本來不動的機件動起來（例如拆開錶補加點零件），再經過一番打磨，拿到當鋪瞞天過海……。

當鋪佬見手錶樣子佳操作正常，如果屬名牌的，更加歡喜，便會大筆一揮：「爛手錶一個，值一百元！」



當鋪佬習慣，逢所當東西一律以「爛嘢」稱之，但今次自食其果了，「種蟲友」本來用二、三十元買回來的爛錶，經過改造，轉手當到一百元，這錶擱置一輪之後，機件又再停頓，淪為爛錶，而種蟲友之物必屬斷當，爛錶被迫拿去賣夜冷，使當鋪落得個血本無歸。

舊時香港有一兩家茶樓的三樓，專門買賣舊鐘錶，乃由一班茶客積聚而成，貨源有從收買佬處得來，亦有從當鋪出貨的，洋洋大觀，擺滿桌子之上。而種蟲友亦聞風而至，揀得平貨，回家做手腳去也。

所以種蟲友令當鋪佬最頭痛，亦間接令到當錶大為貶值。但最使朝奉先生皺眉頭的東西，要算是衣物了，如果窮到當西裝，真係好人有限，經常「斷尾」，舊衣物出手較為困難，虧蝕很大。五十年代故衣店成行成市，就是賤價由當

鋪處購來的，生意亦甚佳，因其時有套西裝在身連搵食都容易一點也。

「走狗」惹禍

「你真係走狗！」

浮生若夢，生活艱難，在街頭搵食之人，五、六十年代多的是，而窮兇極惡的差人又不放過他們，於是警民關係搞到非常惡劣也。

一九六五年三月，就發生一件非常搞笑的事情，新填地一講古佬罵差人為「走狗」，差人捉人，險些釀成暴動……

當時是這樣的，五十九歲姓梅的講古佬，於下午七時在上環新填地開檔，幾十名市民圍繞着觀看。豈料突然有警員巡至，認為他阻街，着令他離去。講古佬非常激氣，對聽眾說：「我曾經喺日本、法國、英國做過差人，現在唔做，已經唔係走狗，而家輪到佢哋做走狗！」

此話一出，羣眾大笑，警察無法落台。

「你真係走狗！」講古佬再加一句。

警察上前拘捕，而當時聚集之四、五十人，立刻磨拳擦掌，異口同聲譏諷該警員為「走狗」，造成羣情洶湧，警察唯有增援實力，驅散人羣，拘控講古佬侮辱政府人員，破壞公眾安寧，押上法庭審判。

「甚麼叫走狗？」洋法官詢問傳譯。

師爺花盡唇舌解釋：「效忠外國人者，就叫走狗！」

「有沒有侮辱成份？」

「此俗語有侮辱性！」

洋法官聆案畢，鑑於被告年老及前無犯案紀錄，不欲重罰，而給予一次「自新」機會，故輕判簽保一百元，一年內約束行為。此一聲「走狗」惹禍，真係好唔抵！

家庭手作

「做家庭手作，幫補家用！」

浮生若夢，搵食艱難，舊時一般家庭主婦都接點「手作」回家做，策動一家大細，勤奮經營，努力求生。

小童用木槌捶人引入爆竹內。

最早的家庭手工業首推造紙袋了，可追溯至三十年代。其時，除了紙張外，造紙袋所需用品都是家庭主婦自備的。

當某店鋪要造紙袋時，就在街頭貼張招紙，主婦就會聞風而至，而該店鋪只供應紙張給她們。主婦攜回家便自備漿糊（乃

由荳粉自製）、剪刀、木條等物，剪裁黏貼，過程複雜，熟手技工每日可賺一元。

還有一種家庭手作叫做「鎚椰衣」的，也屬於辛苦錢。所謂「椰衣」，其實由椰子殼而來，「鎚椰衣」鎚來作甚？

原來四、五十年代的掃帚是由椰殼造的，主婦們領得一大批椰殼回家，就拿着一個鐵鎚，一下下的敲着，鎚得大半小時，椰殼的纖維鬆散開來，就成為「椰衣」，用來造掃把頭的。

這種椰衣掃帚相當好用，尤其用來掃塵埃，簡直一絕，一掃時，塵埃附在椰衣的空間裏不致飛揚，掃完之後，在垃圾桶一搖一拍，塵埃盡去，乾淨俐落之極也。

到了五十年代，手作愈來愈多，例如「錐蓮子」（替雜貨店將蓮子開邊）、「摘芽菜」（去尾端的根）、「剝蝦殼」（給食店造雲吞麵）。當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，便有「穿膠花」、「串珠仔」、「釘珠片」和製造爆竹等手作，全家大細努力，香港才有美好的今天。

炒金

「世界唔太平，買金才心定！」

沒錯，四、五十年代亂世浮生，銀紙經常貶值，搞到人心惶惶，紛紛將銀紙買金，儲存家中，一遇到甚麼風吹草動，「打到來，執包袱走呀！」

身上有黃金，通行世界，與貨幣有固定兌率，這就不愁餓死於逃亡潮之中，所以黃金乃救命之物。

香港是比較偏安的地方，每屆亂世，炒金之風相當激烈，甚且起跌無常——因為炒金大鱷做市，興風作浪。

香港淪陷之前的一年（一九四零至四一年間），炒金最為熾盛，其時天下大亂，金價受時局影響而瞬息萬變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，意大利宣佈參戰，使香港金銀市場掀起空前未見的劇烈波動，金價在一天內暴起暴跌達七次，結果有人發達，有人「仆街」。

戰前炒的是金幣，戰後炒的是K金。

戰後炒K金，以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一年在韓戰期內為全盛期，當時上海富商巨賈雲集，炒友達數千人之眾。

那班上海炒家是在中國解放時南來香港的，屬於過江龍，但香港地頭蟲炒家也相當厲害，他們認為：「一於屠龍！」

做市開始。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四日，金市價格瘋狂上升，港府下令抑止，第二天，金銀貿易場召開緊急會議，結果停市十五天。四月二十一日開市，黃金大跌，死得人多！

兩餐一宿

「日求兩餐，夜求一宿！」

舊時香港最流行以上的浮生俗話。

其實自上世紀初，廣東各縣（又以寶安、東莞、四邑、順德為主）的人都湧來香港謀生。唉，人地生疏，無所適從，一般的希望，就是一日兩餐可以吃飽，晚上有地方睡覺，就心滿意足了，慢慢站住腳，維持生活，再圖謀發展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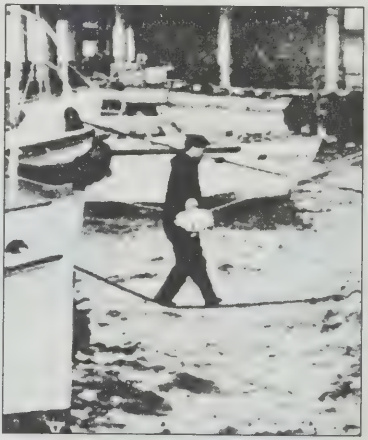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有親友的話，首先就寄人籬下，有廳的瞓廳，沒廳的瞓廁所門口，臨睡時架起帆布牀，翌晨起來，便把它拆了，俗稱「朝行晚拆」(「行」即「行牀」——架起帆布牀，其實不知怎地調轉來說，應該是「晚行朝拆」才正確）。不過，寄人籬下，步步為營，要看親戚面色，有時還要自動交點錢出來幫補伙食。

因為謀生不易，所以到港者特別小心，不敢作奸犯科，不然被親友知道，誰還敢繼續收留呀？

不過那個年代，港人居住環境惡劣，闔家住一個小房子裏，已經非常擠迫，內地投靠親友，對之愛莫能助，極其量供應兩餐，「留食不留宿」，這位親友唯有租住「碌架牀」，其時中環之舊唐樓，包租婆牟取暴利，在房間角落靠牆那邊，架起三、四層的碌架牀，人煙稠密，就這樣一層樓竟住上二、三百人也。

其時最受歡迎的工作，莫過於在鋪頭及酒樓茶室做伙記了，因為老闆提供一日三餐，夜間容許大家在鋪裏瞓帆布牀。食住搞掂，人生何求！

海上小販



走鋼線上岸，神平其技。

「世界艱難，出海搵食！」

浮生若夢，陸上不容，就轉向海上發展，做海員行船去了。再不然，跟漁船出海捕魚，久而久之，在海上活動慣了，竟能練得一身「雜技」，就是有些船員上岸，竟不需弔板，只沿着繩纜，像馬戲班走鋼線般，輕而易舉的便可登陸。

不過，還有另類海上生計，則鮮為人知，就是海上小販

了。原來，每日進入香港的洋船數以千計，好些沒有碼頭泊岸，只可停泊在海中央，而且停留的時間不長，船長囿於時限，不容船員登岸玩樂。

「香港乃購物天堂，不能上岸，真係可惜！」船員心理是可以明白的。

於是，海上小販來了，他們乘坐電船，把香港的產品貨物，帶上洋船，讓海員採購，當然甚受歡迎，生意好到極也。

通常小販約同一齊，數目十個以上，合資租用一艘電船（因此減輕費用），聯袂到洋船做生意。

「海上小販，要跟師傅的！」

所謂「師傅」，其實就是第一代跑洋船的小販，他們懂門路，懂鑽營，最主要因為洋船來自世界各地，語言障礙很大，各國語言都要略識，否則不能講價還價，這一點當然也要跟師傅學習。

海上小販向大船兜售貨品。

其實，舊時連渡海小輪都有小販上船賣零食的，而且還須要向政府領牌照呢！

可見出海搵食在當時乃重要行業也。

澳門七日情

盡是三巴寺裏人

若干年前值着假期，往澳門住了兩天，主要是休息、吃葡國菜，還大量的購買舊物（例如舊銅器、舊琉璃燈盞等），很是精彩。

當然定必去大三巴懷古。嘿，舉頭一望，豈料整個牌樓搭了醜陋的鐵架維修，大煞風景。原來政府當局有鑑於大三巴乃澳門之象徵，而又年紀老邁，怕它經不起風吹雨打，所以大興土木……

澳門開埠比香港為早，古跡很多，清朝時代已有很多中國人旅居澳門，亦留下很多詩文，例如清康熙年間澳門普濟禪院僧人釋跡刪《題三巴寺詩》：

暫到時方物色新，短衣長帔稱文身；

相逢十字街頭客，盡是三巴寺裏人。

所謂「三巴寺」其實就是聖保祿教堂，建於一五八二年，葡語「聖保祿」叫做 Saopaulo ，廣東音直譯就是「三巴」了。

它位於小山崗，下面是個十字街頭，教堂旁邊設有聖保

祿書院，是耶穌會專為培養傳教士進入中國和日本的學院，傳說日本的藩王曾經遣派他的兒子來書院讀書，所以其時之大三巴是學術和宗教匯聚地，一來到此十字街頭，但見都是學生和傳教士（所以「盡是三巴寺裏人」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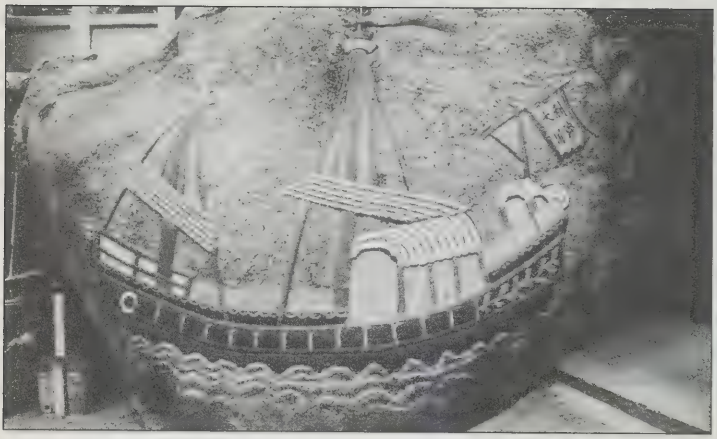
可惜，一八三五年一月二十六日，教堂離奇起火，一夜盡燬，只剩殘垣斷壁。一八三八年，為了附近居民及行人的安全，便把危牆拆去只剩前壁，是為今之大三巴牌坊也。

據一九三九年出版《澳門指南》：「相傳該堂下有石窟，藏貯珠寶甚多，惟隧道深遠，海水淹沒，尚無人覓得其所在云。」

洋船石

澳門媽閣廟附近有一家很有趣的博物館，很值得去看看的，那就是「海事博物館」了。古雅的南歐建築物，裏面展出澳門傳統的帆船、捕魚用具、漁人生活等，反映出省港澳舊時的航海捕魚面貌。

博物館對開岸邊泊着一艘仿古紫洞艇，可讓大家自由登



艇參觀。紫洞艇是舊時廣州河畔煙花之地的一種特色，紳商鉅賈在這些大艇裏擺幾圍酒，飛箋召妓，所以亦俗稱「花艇」（擺花酒的艇）。只是具規模的花艇才有資格稱「紫洞艇」。

好了，逛過紫洞艇，拍完照片，總應該去媽閣廟看看。此廟有很多別名，例如「媽祖閣」、「娘馬廟」等，因為福建人稱天后娘娘為「媽祖」或「娘馬」。此廟建於明代萬曆年間，內供天后宮，為澳門漁民所最崇拜者。據說，葡萄牙人的商船最早碇船於廟前海邊，登岸問此何地，對方答曰：「媽閣」！

「哦，Macao（Macau 葡文）！」

就這樣，澳門得了個洋名，信不信由你。媽閣最吸引你的是那塊洋船石，石上鐫有一艘航行海洋的船，桅尾刻有「利涉大川」數字，再用油漆把船繪得彩色繽紛，相傳明代

萬曆年，福建漳州有富賈駕巨船經澳門海面，突遇颶風，情勢危殆，水手都哀號求救，媽閣廟上小山崗出現女神，跟着風平浪靜，全船人獲救。

「天后娘娘顯靈呀！」

富賈為感其恩德，便在此刻石以為紀念。

馬禮遜傳奇

禮拜從來七日期，耶穌經咒誦參差。

名閨也喜隨班跪，進教梳傭未足奇。

此詩是清光緒二十六年順德梁喬漢旅居澳門時所作的，他記錄了澳門禮拜日的宗教活動，到處皆聞講耶穌和誦經之聲，而大戶人家上至閨秀，下至傭婦都有信教的。

沒錯，澳門是洋教來華的第一站，明代海禁，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先來到澳門，然後摸索門路來華，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開路先鋒。自此之後，洋教人物紛紛雲集澳門，其中最具影響性者就是羅拔•馬禮遜（Robert Morrison），是他編纂了第一本漢英字典，打通兩國語言，貢獻偉大也。

馬禮遜牧師從英國取道紐約來華，抵達澳門日期是一八零七年九月四日，那時他只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在此後二十餘年，他住在廣州和澳門傳教。他初到廣州，為了入鄉

隨俗，以減少華人敵視，便穿上中國人的長袍和布鞋，留起長指甲和裝上假髮辮，一切起居飲食，都和中國人一樣。

馬禮遜極具語言天才，在廣州居住兩年，便已學懂中國語言和文字，後來在漢人助手的協助之下，用中文翻譯了《聖經》，還編纂了世界第一本漢英字典。

馬禮遜來華七年，始收得一名華人教徒，可見起首時是相當艱苦，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他在廣州逝世，遺體下葬於澳門白鴿巢花園旁邊的基督教墳場。

唐人爭説芥喱雞

麵包餅乾店東西，食味矜奇近市齊。

飲饌較多番菜品，唐人爭説芥喱雞。

清光緒年間廣東省順德的梁喬漢在澳門設立書院講課，在此住了好幾年，著有《港澳旅遊車》（現已絕版，只收藏於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），是一本詩集，但記錄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澳門社會面貌，屬珍貴的史料，例如上面

那首詩，已經提到其時潮流興葡國菜，住在澳門的華人都紛紛說着咖喱雞如何的好味呢！

灌水鳩工濯地凹，街衢常禁溷茵淆。

朝朝鈴響牛車過，攜搶人家信手拋。

這首詩是描寫澳門的街道，其時溝渠是在街面的，略為凹陷去水，甚至到如今的一些橫街窄巷，都沿用着明渠。清晨的時候，倒垃圾的人，拖着牛車，搖着鈴子，附近街坊獲悉，立刻出來，把垃圾拋進牛車。早期香港倒垃圾也一樣，「朝朝鈴響牛車過」，相信這都是源襲自歐洲的市政衞生方式吧！

其時澳門街頭已經出現單車了，顯然也是歐洲引進去的，令他大開眼界，因為中國還未有單車，所以他就寫了一首詩記之：「單車並不費人牽，獨坐中衢自轉旋，兩腳踏將機起伏，輪行前後快加弦。」

市上還開彩票，梁喬漢寫道：「一月公司聚一回，彩票成例澳中開，舊時呂宋原機器，移向恒和會裏來。」嘿，一個月才開一次彩票，而開彩票的機器是由西班牙殖民地菲律賓運來的，顯然屬於洋人的賭博也。

舞蹈沿街醉態狂

賭鉤承充累萬千，番攤圍姓藪淵連。

草堆街畔人如蟻，燈火家家不夜天。

清光緒年間順德梁喬漢詩集《港澳旅遊車》，紀錄了舊時的澳門已經賭場林立，政府徵收賭餉，「草堆街」一帶的賭檔簡直五步一樓十步一閣，賭客穿梭，燈火家家不夜天，甚麼賭都有，連「圍姓」(賭科舉取士以哪一姓民為最多)也有得落注，非常誇張也。

賭博合法化之外，鴉片公煙亦大行其道，梁喬漢另一首詩：「生涯獨擅有同聲，公棧牌名客路行，鶯粟膏香誇壟斷，聚工千百慕羶成。」政府壟斷了「鶯粟膏」(鴉片)，還聘用很多工人煎製。沒錯，早年香港鴉片貨源，澳門亦是供應站也。

黃色事業也一樣的旺盛，且看詩裏描寫：「妓館迷離客棧旁，沿門倚笑競時妝，年來衣飾翻新樣，錯認歌場即戲場。」

黃賭毒之外，還有點民間風情，就是盛行去戲院看大戲了，有詩為證：「戲院鄰街近福隆，坐編男女別西東，笑他香港無遮會，聽曲規儀也不同。」其時「福隆街」已有戲

院，男女觀眾是分開坐的，「笑他香港無遮會」，似乎暗示香港戲院有所不同，可以男女混雜，猶如開無遮大會云云，這點我存疑，因為其時香港戲院亦是男女分座的，又怎會「聽曲規儀也不同」呢？

還有，澳門砲台特別多，兵房也很多，「兵家禁酒不容荒，但逢虛昂星房日，舞蹈沿街醉態狂」，好一片大兵之歌也。

東望洋燈塔

澳門有一冷門名勝鮮為人去者，就是市中心松山的東望洋燈塔，建於一八六四年，乃遠東第一座燈塔（香港的橫瀾燈塔建於一八九二年，遲了二十八年）。

傳說在明朝萬曆年間，有葡國商船東來，至澳門港外時突然迷失方向，在濃霧之中，松山山巔射出一道靈光，指示迷津，說者謂此地聖母顯靈。到後來，葡人佔領松山，便在山巔興建教堂，以紀念此地聖母顯靈。未幾松山建起了一個堡壘，名叫Guia，後來興建的東望洋燈塔就叫做Guia Lighthouse了，一八六五年完成，當年的九月二

十四日，首次發射光芒。

這個燈塔的外貌很是有趣，活像一個胡椒粉筒，粉黃色的外牆，高達五十二呎。如果你站在這裏，你就是位於澳門的最高點了，其光芒射程可以到二十哩以外的海域呢！

初時射燈是用火水作燃料的，後來改用椰子油，到一九一零年，自法國購入發電器材，這塔燈才電氣化過來。直至今時今日，你在澳門鬧市某角舉頭一望，但見一道光華射去遠方黑暗，這就是東望洋塔的光芒了。

順德梁喬漢的《港澳旅遊車》也有記載：「東望洋高第一峰，障川絕磴盛栽松，雲巔轉動圓燈塔，夜夜紅光四照衝。」他還附注解釋何謂「燈塔」：「建塔籠燈，設機轉運，四方輪照以備風雨，黑夜海舶有失事者，望而知所趨向。」

澳門街

「去澳門街搵番啲使用！」

上一輩老人家愛叫澳門做「澳門街」的。嘿！上世紀澳門名字多多，例如：「香山澳」、「濠鏡澳」、「濠江」、「濠海」、「馬交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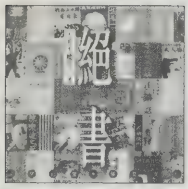
舊時省港澳的俗稱是相當有趣兼有層次：廣州城、香港地、澳門街。因澳門是三者中最細小，其時只開有一條主要街道，所以就被稱為「澳門街」了。

這條唯一的主要街道，葡文叫Anenida De Almeida Ribeiro，路牌中譯「亞美打利庇盧大馬路（新馬路）」。沒錯，講了一輪，其實是指新馬路，一九一五年興建工程完成，兩旁行人道，上有騎樓為蓋，舊時香港的荷李活道和灣仔好些街道都是這類型格的，行人走在其中是相當舒服的。新馬路建成之後，商店林立，非常繁盛，去到近內港客運站那邊，妓院賭檔鴉片煙館多得很，因該區水手上岸，苦力運貨，夜間出動找消遣作樂。較具規模的賭館設在新馬路中央，而香港禁賭已久，賭仔唯有挾資來澳門街賭過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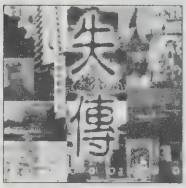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的新馬路仍然繁榮如昔，但最吸引我者，卻是由新馬路中段轉入橫街窄巷，步行十分鐘便到的Travessa Do Armazem Velho(「爛鬼樓新街」)，該處為收買佬集中地，舊物店亦有好幾家，雖不及摩囉街的興旺，但不乏買到好東西，而且價錢合理，不像香港的店子飛擒大咬，我每次逛爛鬼樓，定必滿載而歸。

補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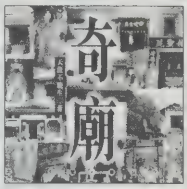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文化遺產叢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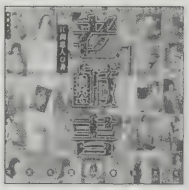
《絕書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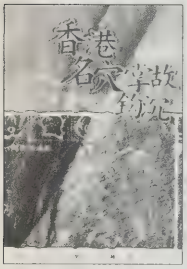
《失傳》



《奇廟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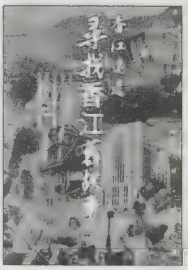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老鹹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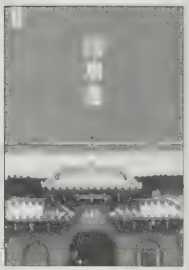


《香港名穴掌故鈎沉》

《香江舊語》



《香江速遞》



《香港廟趣》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
- ☐ 香港名穴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96 元）
- ☐ 香江舊語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64 元）
- ☐ 香江速遞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- ☐ 香港廟趣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
- ☐ 絕書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
- ☐ 失傳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4 元）
- ☐ 奇廟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52 元）
- ☐ 老鹹書 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

姓名：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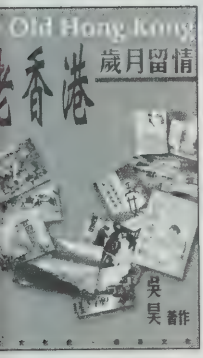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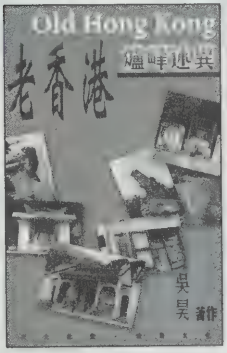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，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　次文化堂　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補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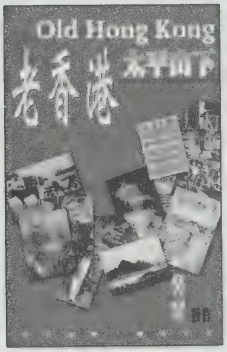
吳昊◎著作



《歲月留情》



《爐峰述異》



《太平山下》

《天堂春夢》

老香港系列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　《老香港．歲月留情》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
《老香港．爐峰述異》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
《老香港．太平山下》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
《老香港．天堂春夢》_____ 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

姓名：_____
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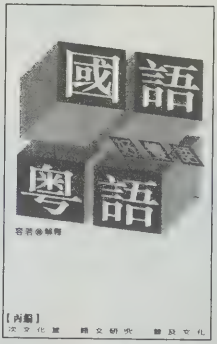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，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　**次文化堂**　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補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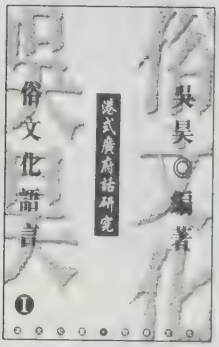
次文化語言系列
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甲編)
容若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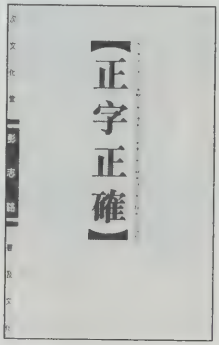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乙編)
容若◎著


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丙編)
容若◎著


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①
吳昊◎著



《正字正確》
彭志銘◎著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
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甲編)	_____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(連郵費)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乙編)	_____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(連郵費)
《粵語國語好雙語》(丙編)	_____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(連郵費)
《港式廣府話研究》①	_____本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(連郵費)
《正字正確》	_____本（每本港幣 40 元）(連郵費)

姓名：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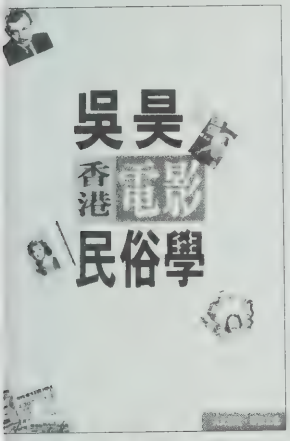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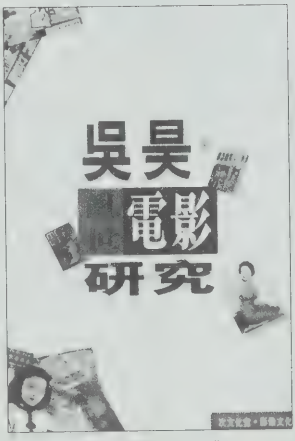
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**次文化堂** 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補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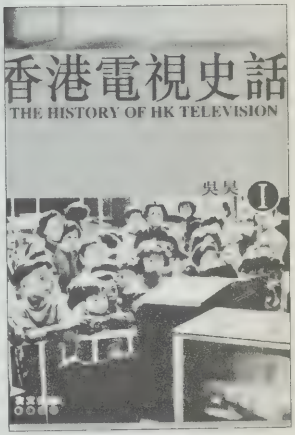
吳昊◎香港影視研究



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



《亂世電影研究》



《香港電視史話 ①》

補購表格（愛護書本，請用影印）

本人現購買 《香港電影民俗學》 _____本 （每本港幣 48 元）（連郵費）
《亂世電影研究》 _____本 （每本港幣 56 元）（連郵費）
《香港電視史話 ①》 _____本 （每本港幣 56 元）（連郵費）

姓名：_____

地址：（只接受本港地區）_____

_____

請連同劃線支票
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**次文化堂** 訂購部收
支票抬頭：**次文化有限公司**

次文化堂

讀者服務卡

✣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，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，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。

您購買的書名：老香港•人海微瀾

購買地點：..... **區**..... **書店**

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郵購 □③電話訂購 □④傳真訂購

□⑤團體訂購 □⑥銷售人員推薦 □⑦其他_____

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？

□①逛書店 □②報紙廣告 □③親友介紹 □④圖書館

□⑤廣播節目 □⑥書刊 □⑦書評推薦 □⑧其他_____

姓名：_____ **年齡：**_____

性別：□ 男 □ 女 **婚姻：**□ 已婚 □ 單身

地址：_____

職業：_____

教育程度：□①小學 □②中學 □③大專或以上

您對本書的意見：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

_____ **（可另紙書寫）**

地址：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

次文化堂編輯室收

＊凡來信者，可獲本社禮品答謝（請附回郵信封）。

＊請勿撕毀此書，煩用影印本寄來。

次文化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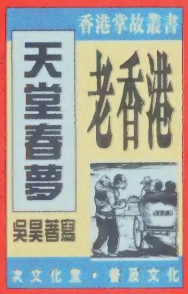
次文化堂

吳昊・老香港

《歲月留情》

《嬗峰述異》

《太平山下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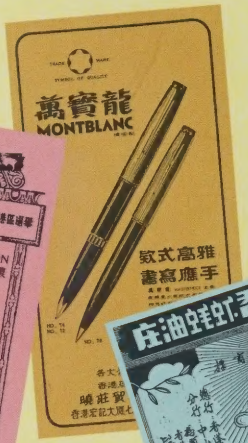
《天堂春夢》

這本書，是我的珍藏

藏書人：

收藏日期：

- 香港最古老的第一間大會堂，建築費用原來全部來自民間。
- 戰後香港連年水荒，為宣傳節約用水，遂有「慳水英雄」和「慳水皇后」的誕生，你聽過未？。
- 「爆棚」、「棚尾拉箱」、「頂櫳」、「打真軍」等廣東俗話，都與舊日看粵劇有關。
- 電視台每年都有選美比賽，可知香港政府亦曾舉辦選美？
- 迷你裙、喇叭褲、鬆糕鞋，曾流行一時的服飾，穿過沒有？



舊日的足跡，偶爾成追憶

次文化
普及文化
時代見証

ISBN : 978-962-7420-25-5
50
9 789627 420255

SCB 286 $50
ISBN : 978-962-7420-25-5
Printed in Hong Kong